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

神宗

熙甯二年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子朔）乙丑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陳升之既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以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王安石提舉（案原闕二字據太平治迹統類補）安石曰臣熟思此事但可如故無可改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安石曰於文反后爲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臣固宜稱司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一職之名非執政之所宜稱安石曰古之六卿即今執政有司馬司徒司空各名一職何害於理曾公亮曰今之執政乃古三公古之六卿即今之六尚書也安石曰三公

無官惟以六卿爲官如周公卽以三公爲冢宰蓋其他三公或爲司馬或爲司徒或爲司空古之三公猶今三司古之六卿猶今兩府也宰相雖云無所不統然亦不過如故冢宰而已冢宰惟掌邦治至邦教邦政邦禮邦刑邦事則雖冢宰亦有所分掌矣升之曰若制置百司條例則可今但制置三司一官條例則不可安石曰今中書支百錢以上物及補三司吏人皆奏得旨乃施行至於制置三司條例司何故乃以爲不可上曰乃者陳升之在樞密院今俱在中書俱歸中書何如安石曰先王制事各因事勢所宜唐虞兵刑皆在士官以皐陶一人領之後世兵事愈多而重則分爲司馬司寇兩官非欲苟變先王之法以時勢不同故也今天下財用困急

尤當先理財易曰理財正辭先理財然後正辭先正辭然後禁民爲非事之序也孔子曰既庶矣富之既富矣敎之孟子亦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此陛下之所以理財特置一司使升之與臣領之之意也特置一司於時事宜恐不須併升之以爲併之無傷安石曰令分爲一司則事易商議早見事功若歸中書則待四人無異議然後草具文字文字成須遍歷四人看詳然後出於白事之人亦須待四人皆許則事積而難集陛下既使升之與臣執政必不疑升之與臣專事而爲姦況制置司所奏請皆關中書審復然後施行自不須幷入爭於上前日高不決乃皆退他日又對升之固以爲不可置司上欲使安石獨領安石以爲非便曰陛下本置此司令

中書樞密各差一人今若與韓絳同事甚便上曰朕有是命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爲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安石時爲揚州簽判有送升之序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引之共事凡所欲爲自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其詐深德之安石推升之使先爲相升之既登相位於條例司事遂不復肯聞預安石固以請升之曰茲事曷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已任也安石大怒二人於是乎始判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宋史本陳升之傳由是忤安石稱疾歸臥踰十日帝數敦諭乃出會母喪去位

丙寅邢恕爲崇文院校書長編卷二百十一三年五月乙巳胡宗愈言新進士崇文

校書未有法度恕堂除近地試衡知縣原注熙甯二年十一月三日初爲校書十年三月己巳復爲校書案程俱麟臺故事卷二熙甯中以前河南府永安縣主簿邢恕爲崇文院校書先是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恕以爲賈誼馬周之流召對而有是命乃詔令後應選舉可試用人並令除崇文院校書以備訪問任使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令入差遣宋史邢恕傳恕從習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著薦於朝得崇文院校書王安石亦愛之因賓客論意使養晦以待用恕不能從而對其子雱語新法不便安石怒諫官亦言新進士未歷官而驟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廢不復調浮沈陝洛間者七年復爲校書

己巳司封員外郎直史館蔡延慶右正言直集賢院孫覺並同修起居注上初欲用蘇軾及孫覺王安石曰軾豈是可獎之人上曰軾有文學朕見似爲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稱之安石曰邪險之人臣非苟言之皆有事狀作賈誼論言優游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欲附麗歐陽修修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罷

章望之其論都無理非但如此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卻販數船蘇木入川此事人所共知司馬光言呂惠卿受錢反言蘇軾平靜斯爲厚誣陛下欲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陛下好惡所在此人非無才智以人望人誠不可廢若省府推判官有闕亦宜用但方是通判資序豈可便令修注上乃罷軾不用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庚午邇英講讀畢上留司馬光問以變更宗室法光對曰此誠當變更但宜以漸不可急耳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甲戌中書樞密院言伏以祖宗受命百年皇族日加蕃衍而親疏之施未有等衰甄敘其才未能如古臣等今議定古今可行之制宣祖太祖太宗之子皆擇其後一

人爲宗令世世封公補環衛之官以奉祭祀不以服屬盡故殺其恩禮祖宗免親將軍以下願出官者聽仍先令經大宗正司投狀上閤委大宗正選擇本官尊長同太學教授結罪保明才行堪與不堪任使復委大宗正寮察閤奏就試武官試牘律寫家狀就試文官者試說一中經或論一首將軍換諸司副使太常丞正率換內殿崇班太子中允並與州郡監當一任無贓與親民副率換西頭供奉官大理評事監當一任滿如職事幹集操守修飭郎委本州長吏及監當保罪保明與親民差遣無保明郎依外官條例祖宗祖免親未賜名投官者除右班殿直年十五與請投二十許願出官文資者與試知縣並令監當考試及任滿有無保明準上條

以上出官並特與支賜願鎖廳應舉者依外官條例其祖免親更不賜名授官只許令應舉應進士者止試策論明經者止習一大經試大義及策初試考退不成文理者餘令覆試取合格者以五分爲限人數雖多毋過五十人累經覆試不中年長者當推恩量材錄用以上出官者雖在外俸錢依在京分數許依審官三班遷法指射差遣仍許不拘遠近差注授文官者與進士出身同鎖廳應進士明經舉有出身人至員外郎與遷左曹宗室不出官者祖宗元係磨勘至正觀察使止祖免親至遙郡防禦使止非祖免親至遙郡刺史止祖免親見任官合奏薦子孫者許以外官例奏薦祖免親以下見任官不出官父祖俱亡者許在京置賃居第乃許隨處

置產業其出官者置田宅如外官之法祖免女嫁賜錢減半壻與三班奉職非祖免女即量加給賜更不與壻官壻有官者與免入遠許依審官三班院流內銓法指射差遣班行仍免短使其祖免親娶妻量加給賜以上嫁娶官司更不勘驗管句其非祖免親嫁娶即依庶姓之法毋得與非士族之家為婚姻祖免親以外兩世貧無官者量賜田土其孤幼無依及老貧失所者不以世數所在具名聞奏當議特加存恤今所降新制內合具條件者令所司議定聞奏於是詔曰自我祖宗惇敘邦族大則疏封於爵土次則通籍於閨臺並留京師參朝奉請然以世敘寖遠皇秩益蕃屬有親疏則恩有隆殺才有賢否則祿有重輕今而一貫於周行是亦奚分於

流品雖敦睦之道誠廣而德施之義未周故廷臣數言
宰司繼請謂宜裁定限以等彝朕惟親戚之間經史有
訓漢唐之世典故具存或以九族辨尊卑或以五宗紀
遠近或聽推恩而分子弟或許自試而效才能或宗子
之賢得從科舉或諸王之女自主婚姻盡前世之所行
顧當今之未備況我朝制作動法先王豈宗室等衰乃
無定者因俾羣公之合議將爲一代之通規載覽奏封
具陳條目以爲祖宗昭穆是宜世世之封王公子孫抑
有親親之殺若乃服屬之既竭洎乎才藝之並優在隨
器以甄揚使當官而勉懋至於任子之令通婚之儀凡
曰有司之常一用外官之法僉言既久朕意何疑告於
將來用須明命宜依中書樞密所奏施行呂夷簡在仁

宗時宗室補環衛官驟增廩給其後費大而不可止至
韓琦爲相嘗議更之而不更及上即位遂欲改法於是
王安石爲上具道措置之方上曰祖宗之後擇一人爲
宗或者曰若立嫡則人不服朝廷法制苟當於禮豈患
不服曾公亮陳升之曰立子可也不必分嫡庶安石曰
今庶長得傳封爵則嫡母私其子以害庶長者多矣母
害其子法之所難加而今之所難及若嫡子傳爵位則
庶長無禍蓋於今立嫡非但正統亦所以安庶長也上
曰善紀事本末卷六十七參王偁東都事略十一月甲戊詔裁宗室授官法惟宣祖太祖太宗之子擇其後一人爲公世世不絕其餘元孫之子將軍以下聽出外官袒免之子更不賜名授官許令應舉
庚辰御邇英閣司馬光讀資治通鑑至曹參代蕭何爲
相一遵何故規因以參以無事鎭海內得持盈守成之

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使漢常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矣光曰何獨漢也夫道者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之法何衰亂之有乎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毋作聰明亂舊章然則祖宗舊法何可變也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宣帝用高帝舊法但擇良二千石使治民而天下大治元帝初立顯改宣帝之政丞相衡上疏言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虛爲此紛紛也陛下視宣帝元帝之爲政誰則爲優荀卿曰有治人無治法故爲治在得人不在變法也上曰人與法亦相表裏耳光曰苟得其人則何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得人緩於立法也紀事本末卷五十三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選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蕭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

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又畢氏通鑑考異云王應麟玉海云熙甯二年十一月庚辰司馬光讀通鑑漢紀曹參事因言參得守成之道宋史神宗紀是月壬午書御邇英聽講而庚辰之講不書按東都事略司馬光傳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云云又曰前日光言非是所謂前日乃庚辰也所謂後數日乃壬午也宋史本紀及司馬光傳混而爲一〔案〕畢說是也惠卿云云亦見紀事本末壬午日皇朝類苑卷十五所載亦分繫庚辰壬午二日

壬午御邇英閣呂惠卿講咸有一德咎單遂訓伊尹相湯立典型以傳後世及其殁也咎單懼沃丁廢而不用於是訓其事以告之與曹參遵蕭何之法其文則似是其實則非也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者則月令季冬節國以待來歲之宜而周禮正月始和布於象魏是也有數歲一變者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作五年一變者則堯舜五載修五禮周禮十二載修法則是也有一世一變者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作

三十年一變青則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數十世而變者則夏貢商助周徹夏校商序周庠之類是也臣前日見司馬光以爲漢惠文景三帝皆守蕭何之法而治武帝改其法而亂宣帝守其法而治元帝改其法而亂臣按何雖約法三章其後乃以爲九章則何已不能自守其法矣惠帝除挾書律三族令文帝除誹謗妖言除祕祝法皆蕭何法之所有而惠與文除之景帝又從而因之則非守蕭何之法而治也案皇朝統類卷十五所載與此文小異且多數語據云惠帝除三族罪妖言令挾書律文帝除收孥令安得謂之不變哉武帝以竅兵黷武奢淫厚斂而盜賊起宣帝以總嚴名實而天下治元帝以任用恭顯殺蕭望之而漢道寢皆非由變法與不變法也人以弊則必變妄得坐視其弊而不變耶書所謂無作聰明亂舊章者謂實無聰明而強作之非謂舊章不可變也光之措意盡不徒然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而規諷又以臣制

置三司條例看詳中書條例故有此論也臣願陛下深察光言苟光言是則當從之若光爲非則陛下亦當播告之使不匿厥指召光詰問使議論歸一上召光前謂光曰卿聞惠（案原脫上三字據皇朝類苑卷十五補）卿之言乎其言何如光對曰惠卿之言有是有非惠卿言漢惠文武宣元治亂之體是也其言先王之法有一歲一變五歲一變一世一變則非也周禮所謂正月始和布於象魏者乃舊章也非一歲一變也亦猶州長黨正族師於歲首四時之首月屬民而讀邦法也（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豈得爲時變也十六字）天子恐諸侯變禮易樂壞亂舊政故五載一巡狩以考察之有變亂舊章者則削黜之非五歲一變也刑罰世輕世重者蓋新國亂國平國隨時而用非一世一變也（案東

（東都事略司馬光傳作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且臣所謂率由舊章非坐視舊法之弊而不變也臣承乏侍經筵惟知講讀史有聖賢事業可以裨益聖德者臣則委曲發明之以助萬分本實無意譏惠卿（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及皇朝類苑卷十五與此上數語文異據云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更造必得良匠又得美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講筵之官皆在此乞陛下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制置三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曰司馬光備位侍從見朝廷事有未便即當論列有官守者不得其守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豈可但已光曰詔書前者責侍從之臣言事臣遂上此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之類皆在其中未審得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爲不言也至於言不

不用而不去則臣之罪也惠卿責臣實當其罪臣敢辭上曰相其講是非耳何至乃爾王珪進曰光所言蓋以朝廷所更之事或利少害多者亦不必更耳因目光令退珪進讀史記光進讀案原脫上六字據皇朝類苑卷十五補通鑑畢降階上命遷坐墩於閣內御坐前皆命就坐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王珪禮辭不許乃皆再拜而坐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洶洶皆以為不可又不能指明其不便者果何事也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光對曰臣疏賤在閤門之外不能盡知使聞之道路又不能知其虛實也上曰據所聞言之光曰朝廷散青苗茲事非便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今閭里富民乘貧者乏無之際出息錢以貸之俟其收穫責以穀麥貧者寒耕熱耘僅得斗斛之收未離場圃已盡為富室奪去彼皆編戶齊民非有上下之勢刑罰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蠶食細民使困弊況縣官督責之嚴乎臣恐細民將不聊生矣呂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

為之則害民今縣官為之乃可以利民也（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昨者青苗錢令民願取者則與之不願者不強也）光曰（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愚民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若何）昔太祖（案揮麈錄卷十五引文作太宗）平河東輕民租稅而成兵甚衆命和糴糧草以給之當是時人稀物賤米一斗十餘錢草一圍八錢民皆樂與官為市不以為病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司常守舊價不肯復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復支移折變歲饑租稅皆免而和糴不免至今為膏肓之疾朝廷雖知其害民以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異日青苗之害亦如河東之和糴也（案東都事略司馬光傳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也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也有司尚能以病民況今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王珪等皆起對曰坐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上

月未嘗罷光曰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歲減東南乏米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

惠卿言惠卿曰光所言皆吏不得人故爲民害耳光曰如惠卿言乃臣前日所謂有治人而無治法也吳申曰司馬光之言可謂至論光曰此等細事皆有司之職所當講求不足煩聖慮陛下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乃陛下職爾上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惟有司之牧者此也案皇朝類苑卷十五此下有云上復與衆人講論治道至晡後王珪等請起上命賜湯上復謂光曰卿勿以呂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紀事本末卷五十三又卷六十八條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呂惠卿進讀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爲條例司官耳

上問光惠卿言何如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何名爲變
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爲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
樂者王巡狩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乎國
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爲世輕世重非變也治天下譬
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吏造也公爾侍從皆在此
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
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
佐人主尙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足矣今爲耆詳條例
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之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而
不從何不去臣曰臣上疏指陳得失如制置條例司皆
在中未審會達聖聽否上曰見之光曰然則臣不爲不
言也至於言至不用而不去則臣之罪也上命日相與論是
非而也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徒戶內左右
皆遂何上日朝廷每更一事舉朝士大夫術惰皆以爲
不可巳不能指名其不便者光曰制廷散青苗錢茲事
不便去惠卿曰公不知此事彼富室爲之則害民今縣
官爲又乃所以利民也光曰青苗出息富民爲之尙能
以靈呂下戶至之寒流雖況縣官法令之威乎已縣曰
青苗之取則與饑不願不願也光月愚足知取億之利
不知食債之害非獨縣官不猶富民亦不猶也臣間作
法於願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昔大宗平河東
立和涼法以給戊卒時人稀物賤米對十餘錢草東八
發民皆樂與官爲市其後人益衆物益貴而轉運常守
其價不增歲饑倪皆免而和糴不免遂爲河東患臣恐

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復謂光曰聊勿以呂惠卿言遂不慰意光曰不敢遂退

是月以宋氏為才人長編卷二百四十四熙甯六年西月庚子以才人宋氏為婕妤原注云二年十一月為才人六年四月一日生皇子案十朝綱要貴妃宋氏熙甯二年十一月為才人六年四月進婕妤元豐二年進充媛八年進婉儀政和二年進貴妃熙甯二年十一月生成王衍六年四月生唐王俊

知璧州林英差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倉事太常博士知鄞縣張峋提舉兩浙常平倉事前宣州司理王醇管句兩浙常平倉事長編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三人不推行新法被責事原注知璧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知鄞縣張峋二年十一月差兩浙前宣州司理王醇二年十一月差兩浙據以輯入案張峋兩浙提舉王醇兩浙句管皆見本文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程顥謂王安石曰介甫行新法人方疑以為不便今乃引用一副當小人或為險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新法之行舊時人不肯而前因一切有才力候法行已成遂逐之卻用老成者守之所謂知者行之仁者守之顥曰以斯人而行新法介甫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

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讐敵他日將悔之安
石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難悔之何及也
又京師郡國地震元發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
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日秦州非朕意也已而留
不遣他日奏事殿中上日朕欲擢卿執政卿適月不
對而大臣力薦用害介矣元發日臣恨未有死所報
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
悉以其言示臣無所愧者甚厚元發頓首日陛
下無所疑臣無所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
城池廬舍命元發爲安無使官吏皆懼寢居民恐權
棄家而茇舍元發獨郎屋下日民侍吾以生屋摧身
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餓
者除田稅察隋史修蹈防緒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
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案元發即滕甫東都
事略滕元發傳云滕元發祠名甫以避高魯諱改字
爲名此後文及甫爲文及鄧潤肖爲鄧溫伯皆以避
諱
改

閏十一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甲午朔）庚子初修御河先是議者
請於武城縣入大河故道下五股河都水監劉彝同程
防相視而通判冀州王庠謂開葫蘆河爲便彝等以其

地淺漫沮洳用功多焉不若開烏欄隄大小流港橫絕大河入五股河以復故道乃令提舉便糴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再視而議與彝昉合於是發邢洺磁相趙鎮六州兵夫凡六萬浚之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原注去年閏十一月庚子初修又載議者請於武城縣云云輒入(案)宋史河渠志四御河源出衛州共城縣百門泉自通判利乾甯入界河達於海熙甯二年九月劉彝程昉言二股河北流令已閉塞然御河亦出冀州下流尚甯疏導以絕河患先是議者欲於恩州武城縣開御河約二十里入黃河北流故道下五股河故命彝昉相度而通判冀州王庠謂第見行流處下接胡盧河尤便近彝等又奏如庠言雖於河流為順然其間漫淺沮洳費功尤多不若開烏欄隄東北至大小流港橫截黃河入五股故道尤便遂命河北提舉便糴糧草皮公弼提舉常平王廣廉案視二人議協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州兵夫六萬濬之以寒食入役畢沅徐乾學通鑑並云閏月庚子詔調鎮趙邢洺磁相六州兵夫濬河以寒食入役從劉彝程昉請也又案明年正月丙辰韓琦論奏乃詔報三蔣云云可參攷宋史程昉傳云熙甯初為河北屯田都監河決棗彊隄二股河導之使東為鉏牙下以行

竹落塞決口加帶御器河決商胡北流與御河合爲一一及二股東流御河淺澀防以開浚功遷宮苑副使

壬寅條例司言西京左藏庫副使高遵裕等十一人各乞置交子本司詳交子之法用於成都府路人以爲便令河東公私若運鐵錢勞費宜試如遵裕等議行交子之法仍令轉運司舉官置務從之

紀事本末卷四十五又卷六十六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河東行交子法置務於潞州考宋史置交務王子日畢氏通鑑同或乞置在初九日壬寅詔置在十九日壬子也三年七月壬辰罷見長編卷二百十三又案宋史張景憲傳云陝西轉運司議欲限半歲令民悉納錢於官而易以交子景憲言此法可行於蜀耳蜀耳若施之陝西民將無以爲命其後卒不行

戊申

長編卷二百十四八月己未楊汲淤田盡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閏十一月戊申可參照案編年備要侯叔獻與楊汲提舉淤田引水於畿縣澶州間歲壞民田廬而朝廷不知六年秋賜二人田各十畝九年冬罷淤田司宋史河渠志五祕書丞侯叔獻言汴岸沃壤千里而夾河公私廢田略計二萬餘頃多用牧馬而計馬而收不過用地之半則是萬有餘頃常爲不耕之地觀其地勢利於行水欲於汴河兩岸置斗門泄其餘水

分寫支渠及引京索河三十六陂以灌數民田詔叔獻提舉開封府界常平使行之而以著作郎楊汲同提舉叔獻又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患或以為非沈存中筆談云熙甯中初行淤田法論者以為史記所謂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糞且溉長我禾黍所謂糞即淤也予出使至宿州得一石碑乃唐人鑿六陡門發汴水以淤田於下澤獲其利刻石以頌刺史之功則淤田之法其來久矣又案宋史楊汲傳云權都水丞與叔獻行淤田法瘠土皆為良田而河渠志則云熙甯元年祕書丞侯叔獻提舉水利引汴水淤田而祥符中牟之民大被水是宋史本傳與志所載美惡兩異其說而志以為熙甯元年長編原注則以為二年今考玉海卷二十二載熙甯二年閏月十五日侯叔獻言云云文載戊申以提舉府界常平使行之長編原注為不誤

己酉著作佐郎曾布差看詳衙前條例

長編卷二百二十五熙甯四年七月壬辰日御史中丞楊繪奏疏云熙甯二年閏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詳衙前條例請以戰人案邵伯溫聞見錄呂惠卿丁父憂去王荊公未知心腹所託可與謀事者曾布時以著作佐郎編敕巧黠善迎合荊公意公悅之數日間相繼除中允館閣判司農寺宋史王安石傳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又曾布傳以韓維王安石薦上書言為政之本有二曰厲風俗擇人才其要有八勸農桑理財賦興學校審選

學責吏課敎宗室修武備制遠人大率皆安石旨也神宗召見論建台意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司農寺檢正書五房民三日五受敎告與呂惠卿同創青苗助役保弭農田之法一時故苙及朔士多爭之布隆言陛下以不世出之貴登進頑學遠議之臣思大有爲於天下而大臣坑分倡之於上小臣横議和之於下人入竊伺開賞巧言譏詆以譁衆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未桑生陛下誣推赤心以待遇君予而屬其氣舊藏以屏斥小人而消其萌使因方曉然皆知主不可抗法不可僥則何爲而不可何欲而不成哉帝欲堅神宗意專任安石以威育衆使毋敢言政驟見极用遂修起居注知黜請翰林學士兼三司使爲韓琦上疏極論新法之害辨宗頌悟遂爲安石條析而駁之持之愈固

壬子條例司奏差官提舉諸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河東湖南梓州利州夔州各二員江西湖北成都府廣東廣西福建各一員又差官同管句陝西江西湖北成都府廣東廣西福建各一員並令閤門引上殿從之

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一月除諸路提舉常平官上殿問字

宋史於閏月下云是月差官提舉常平廣惠倉兼管句農田水利差役事紀事亦俱不繫日王偁東都事略云閏月壬子置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行青苗法應部縣每歲春秋未熟豫民等第以常平廣惠倉錢斂散取息今依東都事略補壬子二字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

石諸路各置提舉二員以朝官爲之管句一員京官爲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都官員外郎游烈除廣東路提舉常平等事長編卷二百十九四年春正月己酉游烈送審官東院以親老願從便虵原注云游烈除廣東常平乃二年閏十一月壬子除歲未赴據長編本文云云及原注闕人

上問府兵之制曰府兵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曰今上番者即以衣糧給之則無貧富皆可入衛出戍雖未有租庸調法亦可爲也但義勇不當刺手背刺何補於制御之實今既具民爲之當以義禮獎養刺手背但使其不樂而實無補也又云臣願擇

其鄉閭豪傑爲之將校量加奬拔則人自悅服今募兵
宿衛乃有積官至刺史防團者移此與彼固無不可陛
下審擇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才則他時可數分將此等
軍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爲軍廂主則近臣以上
豈不足此輩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長計也（案分將此等軍至今
社稷之長計也據長編卷二百二十三原注增入）且祖宗朝北戎無警即便罷
兵今即講和而屯兵至多徒耗錢帛（案長編卷二百二十三無此二十五
字）上極以爲然（案從上五字據長編卷二十三原文增入又案長編卷二百二十三原注云上
曰府兵與租庸調法云云至嘗以禮義奬養已附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又臣願擇其鄉閭云云至上極以爲
然亦已附二年閏十一月十九日惟上嘗論租庸調法至何由而立哉附四年五月九日餘並兩存之紀事本
末文略有刪節據彼文增輯）文彥博曰自古皆募營兵遇事息即罷
漢文帝以恭儉故至武帝時府庫充實然因用兵卒致

公私匱乏上曰文景恭儉豈是庶事不爲以致富盛蓋能立制度所以有成效也如仁宗朝何嘗橫有費用止緣衆人妄耗物力府庫遂空韓絳曰朝廷須修法度愛惜財帛乃能體息生靈一人獨儉未足成化陳升之曰已議暗消本路特兵於京東招補亦將有序不數年可見效矣呂公弼曰緣邊之兵不可多減若遇大闕人數全少北戎觀之非便彥博曰自有遺成日不至闕事也上曰卿等可詳議以聞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條長編卷二百四十三六年三月癸亥可

參考

是月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倉事林英改兩浙路提舉常平等事長編卷二百二十二四年四月癸酉英自置提舉未嘗出巡詔衞替原注知壁州林英二年十一月差府界留月改兩浙此據本文及原注輯入

十二月癸亥朔詔近降宗室授官條例制外其后妃公主及臣僚蔭補親屬例有當裁定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自今本服大功以上親并與右侍禁奉禮部小功左班殿直試大理評事緦麻右班殿直試祕書省校書郎異姓準此有服女之壻本服大功以上女右班殿直小功女三班借職諸妃大長公主遇南郊許奏有服親兩人聖節更不許奏使相子西頭供奉官親孫弟姪與右侍禁大功以下親三班奉職樞密使副使宣徽節度使子右侍禁親孫弟姪右班殿直大功奉職小功以下親借職六統軍諸衛上將軍節度觀察留後觀察使內客省使子左班殿直親孫弟姪右班殿直大功以下親借職諸衛大將軍內諸司使樞密院諸房副承旨子奏

職親孫弟姪借職大功以下親三班差使殿直緦麻以下親更不許奏宰相使相子大理評事餘依舊宰相樞密使參知政事樞密副使許奏有服外親其待制及觀察使以上三次南郊許奏大功以下親一人少卿監以下更不許奏緦麻親又照應省府及職司等諸般職任差遣各隨正資序奏薦親屬外其權及權發遣者班序依賜入給支賜等並依正權官例郎不得依正人資序人例奏薦恩澤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乙丑安石奏以李定編三司歲計及南郊式長編卷二百十熙甯三年四月己卯定權監察御史裏行原注云編式乃二年十二月三日又見紀事本末卷六十一原注云云乃輯入案宋史沈括傳故事三歲郊丘之制有司案籍而行藏其副吏沿以干利壇下張幔距城數里為園囿植采木刻鳥獸綵繪其間將事之夕法駕臨觀御端門陳仗衛以閱嚴警遊幸登賞類非齋祠所宜乘輿一器而百工

侍役者六七十輩括考曆沿革爲書日南郊式郎詔令點檢事務教新式從事所省萬計

丙寅王安石議建三館祇候長編卷二百十一熙寧三年五月壬寅章奏付三館令羽其條貫原注付三館蓋朱本係安石意增入安石議建三館祇候見二年十二月丙寅至四年六月罷

丁卯撥邊賚錢十萬緡儲永興軍充買鹽鈔本錢長編卷二百十九熙寧四年春正月庚戌詔陝西已行交子罷永興鹽鈔原法六二年十二月五日撥錢十萬充買鈔本錢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增二十萬（案紀事本末卷七十六云熙寧初薛向爲江準等路發運使請即永興軍買賣鹽場又以邊費錢十萬緡儲永興軍爲鹽鈔本錢緡又增二十萬紀事不繫日今據原注輯此

庚午工部郎中直龍圖閣知齊州王廣淵爲京東路轉運使長編卷二百十一五月丁巳廣淵由京東轉運使爲河東轉運使原注廣淵爲京東漕在二年十二月八日（案東都事略廣淵傳神宗即位中丞司馬光御史劉述荊之奇言廣淵傾巧邪佞不宜留侍左右出知齊州改京東路轉運使

甲戌長編卷二百十八熙寧三年十二月壬申文彥博學資政殿學問京東等路禁軍數遂詔併軍額原注

熙甯二年十二月可參攷案原文已佚馬氏端臨文獻通考卷百五十二云熙甯二年詔并廢諸軍營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并爲二百七十馬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總兵之撥者馬兵單五百四十五營併爲三百五十五人京師之兵類皆撥併幾劍諸路及廂軍皆會總路番各定以常額凡併營先爲繕新其居室給遷徙費軍校溢員者以補他軍之闕或隨所并兵入遂指揮依舊下同領

乙亥上論及邊兵已不足以守雖費衣糧然猶不可減王安石曰今若更減即誠無以待緩急不減則廢困無有已時若不能治兵稍復古制則中國決無富強之理上因義勇可使分爲四番出戍呂公弼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所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案宋史兵志五云陳升之欲令潚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不然無補也帝以爲然曰須豫立定條法不要宣布以漸推行也兩府議上番或以爲一月或以爲一季且令近戍彥博又以爲難使遠戍上問唐都關中府兵多在關中

則爲强本今都關中而府兵盛則京師更不足待外方安石曰府兵處處可爲又可令入衞公强與韓絳皆以入衞爲難文彥博曰曹濮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衞安石曰曹濮人豈可應募諸班諸軍者應募皆暴滑無賴之人尙亦以爲虞義勇皆良民又以有物力戶爲將校豈可卻以爲虞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成近州安石曰藥不瞑眩疾不瘳陛下若欲變數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上以爲須豫立定條法不要宣布以漸推行可也樞密退安石白上曰陛下以爲柴世宗能闢土疆服天下者何也上曰莫是能果斷否安石曰柴世宗能使兵威服振作非但高平之戰能斬樊愛能而已天下盜賊殺人亡命日募以

爲樊軍史臣以爲當時孤子寡婦見仇讎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貸者臣謂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國兵弱以爲非募此等人不足以勝諸僭僞之國及所募以足則法不可久弛故不復貸其死此乃定計數於前必事成功於後豈以爲失策而更悔也世宗募盜賊殺人亡命者以爲禁衞不以爲虞者誠係帝王威略故也今當平世發義勇入衞有爵賞之功祿賜之利而乃更憂其爲變恐非篤論蓋今人習見募兵而不見民兵之事久故一聞此議則不能無駭然募兵之法不變乃實有可憂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此據實錄乃二年十二月三十日朱本繫三年十二月案長編卷二百十八熙甯三年十二月乙丑中書言司農定保甲條例原注云二年十二月十三即此條彼文亦可參考朱本之誤由此

太常侍丞蒯眞卿責知壽州長編卷二百十

八熙甯三年十二月甲子降知壽州太常丞勤貢卿爲太子中允坐前任江南轉運使抑勒百姓以苗米折納錢物去官勿論特責之原注云去年十二月乙亥責壽州今又責去

賜宗諭手札長編卷二百二十熙甯四年二月戊辰賜宗晟宅原注云二年十二月賜宗諭手札可參考〔案〕原文已佚

癸未上謂王安石韓絳〔案〕太平治迹統類作韓維曰呂公著言條例司近轉疏脫所舉官皆是奴事呂惠卿得之並非韓絳王安石所識安石曰自外舉者誠或非臣等所識然取於衆議若謂奴事呂惠卿則惠卿在條例司用事已來幾日在外人如何奴事得紀事本末卷六十六

乙酉長編卷二百二十四八月己未楊汲以淤田盡力命兼都水原注二年十二月乙酉可參照〔案〕原文已佚玉海卷二十二云十二月二十三日命於夾河引汴水淤田是月癸亥朔乙酉爲二十三日詔近制王族非袒免以下更不得賜名授官止令應舉自今如生子及其死亡者即關報遂祖免下襲公爵者令各

置籍歲終上玉牒所其未有出官者依舊入大小學紀事本末卷六十七

丁亥兵部上陝西河北河東義勇數陝西路二十六郡舊籍十五萬三千四百蓋以環慶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總十五萬六千八百爲指揮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舊籍十八萬九千二百今籍十八萬六千四百爲指揮一百五十九凡三路義勇之兵總四十二萬餘三千五百八河東陝西弓箭手數河東七郡舊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陝西十郡幷寨戶舊籍四萬六千三百惟秦鳳有寨戶陝西無戶籍數其後義勇寖消悉聯以爲保甲云紀事本末卷六十六(原注)聯爲保甲在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此幷據兵志第三卷熙寧二年事增入

是月有中旨下開封府減價買浙燈四千餘枝權開封府推官殿中丞直史館蘇軾言（案宋史全文資治通鑑畢沅通鑑均同此在二年十二月東坡集王宗稷東坡年譜均作四年正月兩相歧異必有一談詳辨見五月末議貢舉下東坡集載奏狀云右臣竊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者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以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疏賤闕發其言其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有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盡有司具實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禁止私買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已何者竊爲陛下惜此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慾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案東坡集此下有云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

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

且賣燈皆細民

案東坡集作賣燈之人例非豪戶下又有云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月陛下為民父母唯可添價貴買

安可賤售其值

案東坡集此下有云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與此小民爭此豪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則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過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日既少又無拘收督迫之擾費用不多民亦無憾

故臣願急罷之

案東坡集作願追還前命下又有云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歟可不畏哉小人妄造飛語士人有展作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臺官又勸陛下以嚴刑悍吏捕而戮之斷損聖德莫大於此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為口實臣實惜之方今百冗未除物多彫敝陛下繼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其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好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須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為民然竊舉其間不能無少望於陛下推當痛自刻損以身

先之使知人主且猶如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負亦
且張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
亮不可太宗深嘉之詔曰有臣若此朕復何憂明皇遣
使江南採鵁鶄江州刺史倪若水諭之爲反其使又令
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頲公不奉
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妝具二十事纖鞍二子
匹德裕上數極論之亦爲能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
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
首則買遣之事必不奉詔堅下聰明齊聖迫述堯舜而
覃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睿咎之臣忝備府寡
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
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怨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
臣之分也謹錄奏聞伏候勅下
上納其言軾因奏書獻上曰
案東坡集上神宗皇
帝書亦在四年與紀事本末異年必有一談集中書云
謹昧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
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槀拉差以
待斧鉞之誅而傀聽適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
之事尊己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害過
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
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顯此買燈
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月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
移刻則所謂哲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屏於
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

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貫疑者而獨區區以此為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

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

案東坡集此下有云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將服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民散則為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髮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理之必然不可逭之災也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則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為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至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

顯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眾而亡田常雖不義得眾
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眾心之向背謝
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眾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庚亮之
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反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
和易同眾而不安亂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
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肯皆言祖宗以來治
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
無故又創一司號日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年日夜
湯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去大民
賓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感賢者求其說而不可得末
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誘謂陛下以
翦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
行物債驕踊近自進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
或言京漸正店議置監官變路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
尼常住減刻兵吏廉聚加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
以為復內刑斯言一出民且很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
罰其語矣然而莫之額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
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以則有以致誘人
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淪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謠
何者未置此司則無其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
之人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
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
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刑千金以賭人人必不信誘亦
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

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騁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
非織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騁操網罟而人江湖語人
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為消譏慮
以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
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
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
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
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
法賢君聖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
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
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
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蓋事已立
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日善用兵者無赫赫而
功豈推用兵事莫不然令所固者萬分求獲其一也下
迹之布於天下己若泥中之闕亂亦可謂拙謀矣陛大
誠欲宣國擇三司官屬與遺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立
臣攻孜講求磨以蕆月則債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始
志不堅中道而廢孟軸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不
言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日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若
可用書日謀及卿士至於庶人翕然大同乃底亢吉辭
違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令上自宰相大臣既已以
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也
此自迂而陛下獨安愛其名而乂辭非臣愚之所議也

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闕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衛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橫本非合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希遣入使皆門守幸屈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衛行此下策朱文希元嘉之政比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木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部縣遐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日暮宿村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勞擾民不聊生害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柄繼罷璺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容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部省公卿以下權融威勢不敢與辭陛下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蓄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所天下至今以爲誘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觀令猶令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大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悔叟以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東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合而從其意令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越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甯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木蜀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何嘗言長我梗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

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
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陛下有
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
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
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即鹿无虞豈惟徒勞
必大煩擾凡有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
才錄用若官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才力不辦興
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
邑人妄有申陳或官私悞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
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
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
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
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悞興之罪輕人多愛身勢
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既深已同永
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
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
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
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
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
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
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
見燕晉之棗栗岷山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
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更無酬
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

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用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形弊太甚廚傳蕭然則假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宿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宿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非之其於必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勢近者雖使鄉戶領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乎其責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任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强庸謂以爲雇稅取大麻十四年應於賦欲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兩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出科名欲取是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以之外之出科名哉庸一後世不幸有多欲之吾捕之必累斂別臣庸錢差萬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品有任其咎者矣又役使坊弊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學官形勢之家與齊欲並事其說日周禮田不耕者出其粟宅不毛者有里民而洪世牢相之子不免戍邊此不所以耤口也古者布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民耕勸之以農而不官於是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成無所爲生去爲商力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公不過三日三日之費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行鄉以降冊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

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
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
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
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
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
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
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舉日天下根之國史記之
日青苗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
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
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
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
尉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
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
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
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難
捷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隣保勢有必至
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
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
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民自足無操瓢
乞匄之弊無墾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
則千戶之外執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
收糴則無借貸若留充借代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
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侮
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方欲

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質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奚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加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此亦望陛下審襲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己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予直多方相誘委曲相通倍稱之息出此而得令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稟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緣何而得朝庭不知慮此乃損五百萬以予之出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陛下以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縱洞照聖略加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為[illegible][illegible]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為[illegible]……夫主無

出漢高祖生謀携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嚴何書累高祖之知人遺足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篤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觀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貧功之人行險徼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御高論而遊至情持空名而邀賣禍未及樂成而怨己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也士之造言者焉不少矣亦皆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麻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鬪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麻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喬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存而長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彊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以此而祭之齊至彊也周公知其後有奠道之臣衛至弱也季礼鄒其後亡矣破楚人鄧而陳大夫達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矣何會知其將亂隋文饑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鄧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彊於憲武矣淸兵而羅勵之亂起故臣顧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顧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彊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劃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

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
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
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
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則五臟和平而壽
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
用下品伐眞氣而助強陽根本以空僵仆無日天下之
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
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
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
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
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
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鋭少年務
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
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
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
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馭天下也持法
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
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
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
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
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不振舉乃
欲矯之以苛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
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
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

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拜虎圈嗇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資先主君臣之契尙須慮此況其他乎世嘗譏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言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以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材之主絳灌豈蔽賢之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太子家令而景帝旣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斯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

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
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歎使天下常調舉生安心恥不若
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故京官
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且計析家蘆其鬪一事聲牙常
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未稱其章
服隨至使積勞久夾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
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關多門以待巧
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聯利害相形不得
不察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陛下重之
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都遥一人催
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
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
此外句旨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振監司之體各
懷進用之心轉對者以稱旨而驛遷奏課者求為後
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
簡易為法以清靜為心使姦無所叅而民德歸厚臣之
所顯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
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
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患必有大國
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國家
租賦籍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探今似內重恭惟
通宗所以深計而預慮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
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
莫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

罪一言者織有薄責旋郎超幵許以風閭而無官長風
采所緊不問尊卑言及秉與則天子改容事劉廊廟則
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議宰相但奉行堅諫風旨
而已聖人深意留流俗豈不知豪諫固未必者賢所言
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
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耋
諫折之而有條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
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而養籍以去鼠
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徇以防姦不可以無姦
而畜不吠之術陛下得不上念祻宗設此官之意下為
子孫立萬一之防鞫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
及閭長老之談皆詡藁諫所言常遺天下公議公議所
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摯之及至英廟之初
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興明文徒以衆
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諫議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
怨讜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願不發中外失望
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脩揚風采消委之餘雖
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
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部
夫可與事君也斂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為
師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
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謀德
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

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亡驅犯顏之
士則臨難庶幾有向義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
則臨體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告如此天下亦日殆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孫
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晉之
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
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
同意而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
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
故歷誠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哉藏恩例定任子孫式
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尊之至明乾綱之必斷
物議飲允臣敢有詞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私見
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日無若丹朱傲惟慢遊
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日毋若商王受之迷亂
酬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呂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
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册以爲美談
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
焉若有萬一之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
謂愚矣以嫂犧破命試看蹇之威積其狂愚豈可數赦
大則身首異處之壞家門小則前籍投荒流離道路雖
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
議學校貢舉首蓮大臣本意已期竄遂敢意自全而陛
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日方今政令
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日陛下生知之

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頒之日，鄉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其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讒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誣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為戒，無復言者，是以思經月，夜以繼晝，表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軾素不為安石所喜，使權開封府推官，欲以多事困之也。而軾決獄精敏，聲聞益遠，論事益不休。紀事本末卷六十二〔案〕畢沅通鑑節載此疏，年月同。此云書上安石見而深惡云。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十二月，重失入死罪法。〔案宋史本紀癸酉日吳曾敏能改齋漫錄卷十三云：熙寧二年敕：今後官失入死罪，一追官勒停，二人除名，三人除名編管；胥吏失入一人千里，二人惡遠州軍，三人者敕配於千里外牢城。自後往寢輕易化，第不勿自何人始耳。

〔又〕令諸預給錢和買紬絹。〔案編年備要行預買法，太平拾迹統類：三年正月，右正言李常言：臣近聞京東

轉運使王廣淵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萬貫隨
和買絹錢俵散今卻每貫納見錢一貫五百於常歲
折科和買之外又取二十五貫宋史食貨志熙甯三
年御史程顥言京東轉運使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
千錢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疋皆輸錢千五百
時王廣淵爲轉運使謂和買如舊無抑配顥言其迴
合朝廷意安石謂廣淵在京東盡力以赴事功不宜
罪以迎合乃詔所給內帑別額紬絹錢五十萬緡收
其本儲之北京
息歸之內帑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六

仁和張大昌輯注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七

神宗

熙寧三年正月（案錢大昕四史朔閏考是月癸巳朔）癸丑詔（案此詔徐氏通鑑後編附乙卯日下與此異）諸路常平廣惠倉散給青苗錢本爲惠恤貧乏並取民情願今慮官吏不體此意追呼均配抑勒反成搔擾其今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違者禁止立以名聞敢沮遏願請者案罰亦如之先是翰林學士范鎭言常平倉始於漢之盛時賤則貴而斂之恐傷農也貴則賤而散之恐傷民也最爲近古雖唐虞之政無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亂之世所爲苗者青在田錢估其直收斂未畢而必其償是盜跖之法也今以盜跖之法而變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適者天雨毛地

生毛天鳴地裂皆民勞之象也惟陛下觀天地之變罷青苗之舉右正言李常孫覺亦言王廣廉〔案〕畢氏考異作廣淵誤辨已見二年九月近至京師倡言取三分之息又開制置局欲行其法於天下乞明詔有司勿以強民仍且試之河北陝西數路初敕旨放青苗錢並聽從便毋得抑勒而提舉官務以多散爲功又民富者不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二等十貫第三等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閒喧然不以爲便而廣廉入奏稱民閒歡欣鼓舞歌頌聖德言者旣交攻之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太平治迹統類云正月條例司言提舉常平廣惠倉者本職外毋得侵預外事

乙卯既下詔約束強以錢債散人戶仍戒沮遏願者蓋王安石意也及是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因取前詔削去沮遏願請等語別行之後安石出果以爲忤云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丙辰韓琦論奏長編卷二百十二熙甯三年六月甲戌新修御河成詔程昉赴闕原注云去年閏十一月初修八月甲戌昉遷官今年正月丙辰韓琦論奏〔案〕今原文已佚據東都事略韓琦傳時琦由復判相州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故有論奏河渠事宋史河渠志一載琦三年三月及三年二月兩疏三年正月疏其略云今故兵夫數小而金隄兩埽修上下約甚急浚進欲奪大河緣二股及嫩灘舊閤干壹百步是以可容漲水今截去八百步有餘則將來大河於二百餘步之閒下流既壅上流壅遏湍怒又無兵夫修護隄岸其衝決必矣況自德至滄皆二股下流既無隄防必侵民田設若河東東筏不能容納漲水上下約隨流而脫則二股與北流為一其患愈大又恩州深州所耕生隄其東則大河西來其西則西山諸水東注廢背受水兩難捍禦望選近臣速至河所與在外官合議帝在經筵以琦奏論光命同茂則再往又云三年二月命茂則羣相

度澶滑以下至東流河勢隄防利害時方議御河韓琦言事有緩急工有後先今御河漕運通駛未至有害不宜減大河之役乃詔輟河夫三萬三千專治東流據琦三年疏宋史附二月下與此日月異疑宋史附二月以詔下時紀之又長編卷二百十四熙寧三年八月己未揚汲兼都水原注云三年正月辛亥丙辰可參照(案)今原文已佚

戊午知河南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張方平判尚書省兼提舉集禧觀先是方平被詔舉堪任諫官者二員即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方平既入見上欲除宣徽使留京師王安石曰此大除拜四方觀望不可無議不知陛下以此旌其功善爲但憫其資歷上曰但憫其資歷安石曰憫其資歷是何義理方平已致人言若如此必更致人言又曰方平姦邪人孰不知恐如此除拜無補聖政云云(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云已而安石又言陛下留方平甚不便方平爲御史中丞附賈昌朝之

術誤仁宗賞罰甚嚴今習於內於陛下何所補但令羣邪更有宗主耳方平（案原佚二字據太平治迹統類補）亦堅乞南京留臺遂命知陳州方平言民心戎事國之大本云云（案太平治迹統類此下云願陛下廣聽明覽之外采公議於得失之情深察軍民之情原爲社稷之慮朝廷尊而國體平順氣之應而嘉禾生遂退就誅竄亦所甘心）上謂方平曰能復少留平方平曰退即行矣（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案長編卷二百二十六四年八月戊寅原注云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方平判都省注文可參考紀事本末敘注原文已佚）

庚申提點開封府界縣事呂景言府界人戶見倚閣貸糧二十餘萬石今又散青苗錢十五萬貫恐民力不能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官戒諭之先是侯叔獻屢督景散青苗錢景以畿甸諸縣各有屯兵每歲課利錢僅能借諸軍以給無有羸餘條例司又別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爲青苗錢而景復有是奏上初欲令中書戒諭

提舉官王安石曰若召提舉官至中書諸路聞此必顧望不敢推行新法只令條例司指揮可也從之紀事本末卷六

是月廢安州雲夢縣為鎮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春正月錄兩唐後（案）宋史本紀癸丑日

二月壬戌朔（案）畢氏通鑑考異云瞿中溶云遼史天象志以癸亥為宋二月朔乃正月晦日與長編差一日

韓琦言（案）魏公家傳行青苗法衆議皆以為不便臺諫官凡言及者皆以罷斥是以中外無復敢言者公慨然上疏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奏今欲將常平廣惠倉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出糶就賤量増市價收糴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取人戶情願預行支給令隨稅送納斛斗民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者皆許從便務在優民如遇災傷亦許于次熟日送納若此行之非唯足以待凶荒之患又民既受貸則於田作之時不慮缺食盡人困乏常在新陳不接之際兼併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今通一路之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平物價皆以為民而公家無以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而抑民豪奪之意也仍乞

且于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即令諸路依此施行奉敕依奏續準敕節文常平廣惠倉見錢許依陝西出依青苗錢例每於夏秋未熟以前約逐處收成時酌中物價立定預支每斗價例出曉示召人情願請領者十戶爲一保即不拘戶等高下不願請領者不得抑配若客戶願請即與主戶合保若約度物數支與鄉村人戶有剩錢亦許準上法支俵與坊郭有物力抵當人戶加納時斛斗價貴願納見錢者亦聽仍相度量減時價送納夏料於正月三十日以前秋料於五月三十日以前支俵準轉運及提舉常平廣惠倉司牒給案家傳作支俵二字青苗價錢每十戶以上須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頭甲每戶支錢第五等及客戶毋得過一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六千第一等十五千案家傳此下有云如所支錢外更有剩數其第三等以上人戶委本縣量度案家傳此下有云於令來所定錢數外增給三等以上人戶若有剩錢更許增數於坊郭人戶有物業抵當願請錢者仍五家以上爲一保依鄉村青苗支借案家傳此下有云不得過抵當

物業所直價之半其諸縣不得避免出納之煩致令諸色人扇搖人戶卻稱不願請領案家傳此下有云仰逐縣官吏用心告曉如不願請領卻具結罪狀入馬遞申赴當司以憑選差清強往彼曉諭人戶如卻願請領其本縣干繫人必定別作行遣事理稍重具事申奏如夏秋收成物貫稍貴願納錢者當議減市價錢數比元請錢十分不得過三分假令一戶請錢一千納錢不得過千三百臣竊以國之須號令立法制不信其言而使民受實惠則四方視聽孰不欣服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公家無所利其入謂先王散惠興利抑民豪奪之意也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人戶有物產抵當者依青

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
併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
是官放息錢也與元勑抑兼併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
欲民信服不可得也又鄉村每保須要有物力人爲甲
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等之戶既有物力必不願請官
吏既防保內近下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
代賠也復峻責諸縣如人戶不願請領即令結罪申報
選官曉諭卻有願請者則干繫人別作施行或具申奏
官吏懼提舉司勢可升黜又防選官曉諭之時豈無貧
下浮浪願請之人苟免捃摭則其勢須行散配且貧下
人戶見官中散錢誰不願請然本戶夏秋各有稅賦又
有預買及轉運司和買兩色紬絹積年倚閣借貸錢糧

麥種錢之類名目甚多今更增納此一重出利青苗錢愚民一時借請則甚易至納時則甚難也故自敕下以來一路官吏(宋家傳作州縣)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領只據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藏願請者支俵實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繫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人等均賠之患大凡兼并所放息錢雖取利稍厚緣有逋欠官中不許受理往往舊債未償其半早已續得貸錢兼并者既有資本故能使相因歲月漸而取之今官貸青苗錢則不然須是夏秋隨稅送納災傷及五分以上方許次科催還若連兩科災傷則必官無本錢接續支給官本因而寖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更有緣此煩費虛擾之事不敢具述去歲河朔豐熟

常平所糴白米斛錢不過七十五至八十五以來若乘時收斂遇貴出糶不惟合於古制而免有失陷之弊兼民實被惠亦足以收其羨贏今諸倉方有糴入而提舉司卽令住止蓋盡要散充青苗錢指望三分之利收爲己功縣邑小官敢不奉行豈暇更恤貽民久遠之患哉諸路所行必料大率如此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因軍儲有闕失自冬涉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則可也今乃差官置司爲每歲春夏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具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先行此法俟成次第卽令諸路施行今此三路方憂不能奉行而遽於諸路徧差提舉官以至西川廣南亦皆置

使恭惟陛下自臨御以來夙夜憂勞勵精求治況祖宗百年仁政之後民浸德澤惟知寬恤未嘗過擾若但躬行節儉以先天下賞節浮費漸汰冗食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言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哉案家傳此下又有云臣職當安撫日間一路官吏所論皆云散錢不便轉運司明知侵撓利權不可經久尚皆不敢陳說而小臣畏罪孰敢言者臣若顧避形迹從而默默大懼有誤陛下委寄之重欲望聖明更賜博訪若臣言不妄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紀事本末卷五十九又卷六十三案魏公家傳載此奏又云八月公既上章與此異月

癸亥案原作癸丑是月壬戌朔無癸丑日今據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及畢氏通鑑改癸亥初二日也上親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且坊

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勃然進曰苟
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
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曾公亮陳升之皆言
坊郭不當俵錢安石曰坊郭所以俵錢者以常平本錢
多農田所須已定而有餘則因以振市人之乏又以廣
常平儲蓄升之曰但恐州縣避難索之故抑配上戶耳
安石曰抑配誠恐有之然俟其行此嚴行黜責一二人
則此弊自絕先是御史程顥言成都不可置常平民多
米少故也安石曰民多米少則尤不可以無常平米少
則易以踊貴以常平抑之兼幷乃不能使米踊貴上曰
顥以爲蜀人豐年乃得米食平時但食豆芋等今豐年
乃奪而糴之是貧人終身不得米食也安石曰今常平

不奪而糴之則兼并亦奪而糴之至於救急取息必倍上曰俵青苗錢而納米方貴如何令納安石曰貴則民納錢上曰納錢則倉但有錢凶年何以振貸安石曰常平米既出盡則常平但有錢非但今法如此雖舊法亦不免如此上終以韓琦所說爲疑安石曰臣以爲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戶俵十五貫錢又必令出二分息則一戶所陪止三貫錢因以廣常平儲蓄以待百姓凶荒則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爲義倉未爲不善況又不令抑配又何所害而上煩聖心過慮臣論此事已及十數萬言然陛下尚不能無疑如此尚爲異論所惑則天下何事可爲上曰須要盡人言料文彥博呂公弼亦以爲不可但腹誹耳韓琦獨肯來說眞忠

臣也上又曰常平取息姦雄或可指以爲說動百姓安石曰今榷鹽酒皆用重刑以禁民買紬絹或强支配以鹽姦雄不以此爲說動百姓常平新法乃振貧乏抑兼幷廣儲蓄以備百姓凶荒不知於民有何所苦民別而言之則愚合而言之則聖不至爲此搖動大抵民害加其身自當知且又無情其言必應事實惟士大夫或有情則其言必不應事實也翌日參知政事王安石旣稱疾家居翰林學士司馬光再爲批答曰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巖穴寘諸廟堂推忠委誠言聽計用人莫能閒衆所共知今士大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處便安卿之私謀固爲無憾朕之所望將以委誰安石得之大怒卽抗章自辨上封還其手劄諭安

石曰詔中二語乃爲文督迫之過而朕失於詳閱今覽之甚愧又明日安石乃入見固請罷上固留之獎諭良久安石退又具奏乞罷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安石曰事之情僞是非若不能察惟務多納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爲矣遂稱疾求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批答略曰今士論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還事任退取便安卿之私謀固無可憾睽之所望將欲委誰安石怒抗章自辨上封還其章諭以失於披閲安石既入見固請罷上獎諭之

丙寅詔大宗正司置丞二員以都官員外郎張稚圭知大宗正丞事詔大宗正丞於芳林園置治所給實俸添支錢紀事本末卷六十七〔案〕玉海卷一百三十云二月丙寅詔大宗正司置丞二人以張稚圭李德芻爲之先是或言丞不用庶姓王安石錄春秋公族大夫等事以進此僅張稚圭一人恐有脫誤

壬申翰林學士兼侍講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先是王安石奏言有人於此〔案〕陳桱通鑑畢

沅通鑑均云帝欲大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劇上之名云云外託劇上之名內懷
附下之實所言者盡害政之事所與者盡善政之人彼
得高位則懷陛下眷遇將革心易慮助陛下所為乎將
因陛下權寵構合交黨以濟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為
乎臣以既然之事觀之其沮陛下所為必矣於是安石
復謁告而光有是命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王申爲十一日傳家集載十二日辭樞密副使劄子云臣準閣門告報已除臣樞密副使續準句當御藥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今受教告者臣賦性樸愚不通時務近月以來加以衰疾恪居舊職猶恐曠敗況乃拔擢待之不次竊惟宥密之地日侍訏謨內訓六師外撫四海用人當否繫國安危豈臣無以所能堪稱伏望聖慈更擇賢材俾居其任聽臣且守舊職敢進此又十三日辭樞密副使第二劄子云臣準句當御藥院黎承德奉宣聖旨令臣即令入見書臣屢違嚴詔伏重誅但以聞命以來擁分已熟自幼及長願讀經舍此之外一無所長當世之務情不通曉常日置之闕官權脫職敗倘以屬文不工剸劇非長翰林辭官每欲辭免況於樞府要地任重責大一日失職則死及

之臣雖至愚粗知自愛陳力就列古人所踐是甯冒違詔之罪不敢當竊位之譏伏望聖慈察其悃款決非虛飾特賜寢罷新命止取守舊職天地更生之惠下臣莫大之幸也取進止又十九日辭樞密副使第三劄子臣前者兩冒辭免樞密副使未奉俞旨竊慮區區之誠未能上達須至詳悉復有奏陳臣聞人之材性各有能有不能人主量材然後授官人臣審能然後受事是以官不曠而事無敗也臣幸生承平之時家世爲儒臣自髫齔至於弱冠杜門讀書不交人事仕宦以來多在京師少歷外任故於錢穀刑獄繁劇之務皆不能爲況於單旅固所不習獨於解經述史及以愚直補過拾遺不避怨怒則庶幾萬一或有可取是以每於拜官之際辭所不能而不辭其所能曩者除開封府推官以業剸冒辭後除脩起居注知制誥翰林學士以文采不工曾辭除龍圖閣直學士以久在諫職無效曾辭再除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以言事未了曾辭除史館修撰以方修資治通鑑恐與修國史難以兩處供職曾辭自餘除國子監直講館閣校勘史館檢討集賢校理直祕閣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權御史中丞此皆朝廷清要之職除書始下臣即時受命未嘗輒辭所以然者自度駑鈍可以策勵不致曠敗故也天下之人見臣屢辭恩命或以爲不慕榮貴或以爲飾詐邀名是皆不知臣者也臣自幼習賦詩論策應舉就試得三年一次投狀乞磨勘豈不慕榮貴者耶臣若陰有營求

陽為辭避乃可謂之飾詐邀名陛下察臣何嘗如此豈飾詐邀名者耶臣之愚心正欲辭所不能而已今二府之任自非天下英傑之士不可輕處豈臣愚淺下材所能堪稱或遇國家大事參陪末議有毫釐之差使陛下有旰食之憂以累知人之哲臣雖伏鑽橫尸不足塞責加之素有目疾不能遠視近日以來頗多健忘居常供職猶懼曠闕況以衰病當茲重任是用披肝瀝膽昧冒上陳違犯詔旨至於再三觸扶抵罪不自知覺伏望聖慈特賜矜察依臣前奏追還新恩俾守舊職不勝憂慙危切之誠臨紙叩頭俯伏候命取進止〔又案〕辭樞密副使第一第二第三劄子紀事本末不載今取附初詔除日下餘劄附癸未日下

先是文彥博乞罷樞密使上諭以須期年聽去韓絳與王安石協力排彥博每議事絳多面沮之彥博內不平遂行期年之詔堅求補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矣彥博輒歸臥或閉門不出是日上又面諭之彥博乃復視事如故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兵部員外郎傳堯俞直昭文館同判流內銓〔案〕宋史本傳作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為河北轉運使堯俞始除喪至

京師王安石素善堯俞未即見也安石數召之既見語及新法安石謂堯俞曰方今紛紛遲君來久矣將以寶文閣待制同知諫院還君堯俞謝曰新法世不以為便誠然當力論之平生未嘗欺敢以實告安石不悅遂有此命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辛巳案紀事本末上脫二月字竊考朔閏考正月癸巳朔無此日乃二月二十日也又據傳家集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下注正作熙甯三年二月二十日上今依附二月內

司馬光言案傳家集云臣蒙聖恩除樞密副使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臣之意蓋察臣任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禪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詔命不敢祇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睿精求治思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卹副聖意思慮未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

永久之大害憂政事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
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
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之臣誅剝齊民設官則以宂
增宂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
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先曾上疏言不當設置三司條例司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又言天下之事當委之
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閒又言因經
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三十餘
人案傳家集作四十餘人下又有云以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專使
散青苗錢案傳家集此下有云臣竊自疑智識短淺不足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
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
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以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言
案傳家集作發口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案傳家集此下云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
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騷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
十年之後非今日也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

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甯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
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
生不為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則取債於人積不能
償至於糴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
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
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
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領取貧者乃欲得之
而[illegible]官欲以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
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
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
兼共為保甲仍以富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
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於息錢因不能
貸吏胥之急財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
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之倚閣春債未了秋債復來愁
年漫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
州縣之吏并催債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無
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
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
眾凡粟帛軍須之費將誰從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
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illegible]
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朝廷乞因
郡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
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
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

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廢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閒條例司盡以常平倉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齊飢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贍乎

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錢前日天下常平倉穀共及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為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之法害猶大也

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物以給之彼內藏庫乃緝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則可矣若本皆斂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帝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何以臺為太宗時兗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

遁觀之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督捷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爲假山聞之遽命毁之今陛下令群向於江淮爲貿易以三百萬緡累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萬緡固不足數（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明仁儉固不減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後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倉藏又空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水旱飢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狎至戎車塞路爭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此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爲盜賊將何之乎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爲也大勢既去雖有

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爲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於國初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其閒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甲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

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此臣所以尤爲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公邦君室臣竊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宜爲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洶洶人不自安者無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習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括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錢雇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註溉民田及欲湊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其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高奇之策言以授常平使者必欲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擾者皆亡爲害於民也故小大皇皇不敢自安苟不罷[illegible]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矣

陛下誠能昭然覺悟采納臣言制置

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句當常平使者（案傳家集此下有云其官員並送審官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令提點刑獄司管句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為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但得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雖引而置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未審陛下將何所用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節錄此疏謂辭樞密副使奏據傳家集目錄是疏乃乞罷三司條例司常平使也集中所載辭樞密副使劄子凡六上均依集前後附注）

王安石既入見又屢奏辭位上諭韓絳遣其趣安石視事壬午安石始出視事安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為疑安石入謝上勞問曰青

苗法朕誠爲衆論所惑寒食假中靜思此事一無所害
極不過少失陷錢物亦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
小人故意壞法必無失陷錢物之理預置紬絹行之已
久亦何嘗失陷錢物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
入矣安石之求分司也御史王子韶程顥諫官李常皆
稱有急奏乞登殿言不當聽安石去位意甚懼及安石
復視事子韶等乃私相賀先是詔諸路提點刑獄體量
覺察提舉常平官抑配人戶青苗錢并州縣抑遏不敢
者及王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删去
毋得抑遏不散之事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
等曰爲宰相當有職守何得妄降劄子今體抑配青苗
又輒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抗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癸未上復遣李舜舉趣光受命且諭上意曰樞密本兵之地自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爲辭光即奏臣若已受命則誠如聖旨不敢言職外事今尚爲侍從之臣朝廷闕失無不可言者原傳家集此辭樞密使第五劄子後貼黃中語也紀事本末節錄未爲詳載今并第四劄子附錄備考集中載二月二十一日辭樞密副使第四劄子云臣準句當御藥陳承禮傳宣命臣即入見臣仰頻聖恩重省如此雖頑如木石亦當遂變然臣固守愚志不移者誠以荷盛德者必有以醻報居重位者不可以無功臣自惟立朝材器短淺一無所用獨有補過拾遺可裨萬一方今爲天下患者惟有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朝發一詔罷之則夕無事矣故臣不量力勢輒用上陳儻陛下以臣言爲是乞早賜施行若以爲非則臣乃狂愚之人於今莫後滿朝而罷用狂愚之人使污宥密之地崇不爲聖政之累也伏望聖慈追還樞密副使恩命今臣且供舊職取進止又二月二十二日辭樞密副使第五劄子云臣準句當御藥院李舜舉傳宣令卽今赴闕門受敕告者陛下聖恩無窮愚臣辭避不已遽下之德愈盛慢上之罪愈深憂惶失圖無地自處臣竊惟陛下今茲不次用臣必以識慮爲小有可采臣亦以

為陛下非常之知不可以全無報效是以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諸路提舉句當常平廣惠倉使者若陛下果能行此勝於用臣為兩府臣若得此言果行勝於居兩府之位儻或所言皆無可采臣獨何顏敢當重任伏望聖慈矜察更不復遣使臣宣召追還樞密副使恩命庶使賤臣差獲自安取進止貼黃李舜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為辭臣今若已受樞密劄使敕告即誠如聖旨不敢更言雖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關失無不可言者所以區區貪進小忠庶幾少補聖政之萬一況所言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敢當今日新恩非為侵官乞聖明裁察兼臣右滕下見患一瘡有妨起居入見未得伏望聖慈更不差使臣宣召只候滕瘡稍愈自乞入見面奏懇誠**遂稱疾謁告**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

甲申以韓琦論青苗奏付條例司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右正言李常言〔案宋史本傳云熙甯初為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為三司條例詳檢司改右正言知諫院安石立新法常預議不欲青苗收息至是疏言條例司始建已致中外之議至於均輸青苗散斂取息傳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猥析周官片言以流毒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又言州縣散常平錢

實不出本勤民取息其尤甚者至善良備給納之費虛認貫陌以輸二分之息上聞常奏曰常平事皆經中書行遣今人言紛紛如此乃因執政議論不一故也公亮曰臣本以爲不可升之曰臣本不欲如此今已書奏更不敢言上曰若以爲不可當極論之何以書奏既書奏何以至今乃議論不一上問李常疏如何處置安石曰可令分析是何州縣如此公亮升之皆曰諫官許風聞言事豈可分析公亮曰王安石但欲已議論勝耳上正色言曰豈有此耶公亮曰此言若誣天實臨之安石曰始與升之言此法升之以爲難臣卽不強升之既而以呂惠卿程顥亦責升之畏流俗遂肯同簽書當時若升之不同臣亦豈敢強升之爲此奏天下可行之事至衆但議論未

合郎無强行之理及至朝廷已推行則非復是臣私議乃朝廷詔令也大臣爲朝廷詔令自當以身徇之臣非好以議論勝乃欲朝廷法令尊爲人所信不爲浮議妄改而已上乃卒令常分析常乃王安石所引用者既除諫官言青苗取息非便安石見之大怒遂曰上使明出二分息呂惠卿謂常曰君何得負介甫我能使君終身不如人及安石分司常雖言安石不當去又言青苗不當取二分息乞罷之安石既出而責常曰君本出條例司亦嘗與青苗議今反見攻何以異於蔣之奇也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乙酉韓琦言河朔連歲豐稔絹戶安復兼臣已老病願罷臣河北安撫使從之（案）魏公家傳載乞罷河北四路安撫使奏疏略曰前年以河朔

新經大災異民罷餓殍棄業而去者道路不絕臣上體
累詔付委之意不敢固辭今已諭募歲頓聖德所感去
年夏秋連得大稔流傭歸復疲察一蘇震壞城壘悉繕
固至於眞定府高陽闕三路皆良帥北慮晏然氣事尚
尚冒此職貧馬亢長
只充大名府安撫使
其實王安石怒琦言青苗事欲以
沮琦也是時陳留亦不敢散錢知縣大理丞姜潛知必
不免稱疾去官
紀事本末卷六
三又卷六十八十
戊子司馬謁告之六日
〔案〕謁告在二十二日此爲二十
七日傳家集亦謂二十七日上
辭樞密副使
第六劄子
上復趣入見光言
〔案〕此爲第六劄于據傳
家集所載云臣伏準句
當御藥劉有方傳宣撫問兼問臣服幾日入見令早入
耆聖恩滦享不忘戚賤存恤勤至臣變蟻之命無足報
褰惶恐無措伏念臣卽滕瘡離稍減可尚未塗愈
有妨拜起未知可以入見之日不獨如此兼爲
臣近
〔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乞罷制置三司條
例司及追還諸路常平廣惠倉使者
未聞朝
曾上疏
〔案〕傳家集此下有云但聞條例司愈用事催
廷少賜錄
散青苗錢愈急中外人倚愈皇皇不安臣當
〔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故甯被嚴
此際獨以何心敢當高位
謎末敢輒出臣聞古者國有大

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參酌下情與衆同欲是以事無不當令無不行未嘗有四海之內卿士大夫農商工賈異口同辭咸以爲非獨信二三人之偏見而能成功致治者也伏望陛下出臣近所上疏宣示中外庶使共決是非若臣言果是乞早賜施行若臣言果非乞更不差使臣宣召早收還樞密副使敕告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傳家集此下有云治臣妄言及遂慢之罪明正刑書庶使是非不至混淆微臣進退有地不爲天下之所疑怪取進止又案太平治迹統云方光力辭韓琦亟走書交彥博請勉之云主上倚重膺之庶幾行道道不行然後去之可也彥博以琦書示光光正色曰古今爲此名利所誘虧壞名節者不少矣於是彥博復琦書曰君實作事令人不可及直當求之古人中也

庚申劉希奭爲走馬承受長編卷二百十二熙寧三年六月壬戌劉希奭標定界至原注云劉希奭時爲走馬承受已見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詔收還司馬光樞密副使告敕仍舊職原注林希云凡除兩府聽其讓遜止者國朝未之有也希又云先是光每因事請對或上召光已立殿下安石必以條例司先光而進其所陳皆所以沮難光者光有所言上酬答皆安石之

言如對嚴敵及罷樞密入謝上中夕批付閤門使光詣
且對安石本無進呈事遂取數卷書率韓絳上殿又先
光而進惟恐上聞光言而悅
也閤門官吏皆爲之竊歎先是上欲光置兩府王安
石曰光雖好爲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但如光者異論
之人倚以爲重今擢在高位則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
也光朝夕所與切磋琢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
徒而已觀近臣以其所主所主者如此其人可知也安
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罷之曾公
亮以爲不可曰青苗事臣等亦數論奏上曰此事何預
於樞密副使光不當以此辭公亮乃已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時有知越州山陰縣陳舜俞以
自劾違旨不散青苗錢降監南康軍税五年而卒蘇
軾爲文哭之稱其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一斥不復
上大夫識與不識皆深悲之云案宋史陳舜俞傳三
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詔俟代還館職舜俞辭
曰爵祿名器砥礪多士宜示以至神烏可要期如付

剳契織中書帖上之青苗法行舜俞不奉合上疏自勑日方令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往往有之譬如儒子見餡寗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民閒出舉財物取息重止一倍約償稽錢而穀粟布縷魚鹽薪薮樓鉏釜錙之屬得以襟取之朝廷奪貸取有司約中熟為價而必賞譽錢欲如私家襟償他物不可得愚民多至貨用宅質妻挐有識書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貴貸為不善治生租宗耆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背契官不為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今乃官自出舉民誘之以便利督之以刑威方之舊法異矣詔謂振民之絕而評兼併然使十戶為甲淳退無根者毋得給俵則之絕者已之蒙其惠此法終行愈為兼併地爾何以言之天下不有常平非能人人計口受餉但權穀價貨曉之柄使積貯者不得深藏以邀利爾今散為青苗唯恐不盡萬一議饉薦至必有乘時貴糴者未知將何法以制之官剩既放錢取息富室藏羅坐待鄉里道欠之時田宅妻挐隨欲而得是豈不為兼併利哉雖分為夏秋二科而秋放之朔與夏斂之期等夏放之月輿秋斂之期等正月放夏科五月放秋科所斂亦在當月不適展轉計息百於以給為利貫無所利使吾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每歲嘗兩輸息錢無有窮已是別為一賦以敝海內非王道之舉也奏上責南康軍監酒稅又案宋史食貨志上亦載舜俞

奏與本傳文互有詳略謹參合附錄之

又許州長葛知縣樂京白提舉常平官言助役不便便之僚悉又不報不肯治縣事乃去提舉官劾之奪著作佐郎案宋史新編卷百九京荊南人在鄉以行義聞用薦校書郎爲湖陽赤水二縣令神宗求言京以畏天保民爲請知長葛縣不奉助役法自劾去坐棄官經十年乃復監黃州酒稅以承議郎致仕元祐初召赴闕不至終於家

又劉蒙知唐州湖陽縣常平使者召會諸縣合議免役法蒙以爲不便不肯與議退而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案宋史新編卷百九蒙字子明都轉運使劉庠舉遺逸召試第一知陽朔縣常平使者召議免役法蒙條上其害即投劾去亦奪官歸鄉教授養親卒年四十門人誄其行號曰正思先生元祐初賜其家帛

又趙抃自除參政後感激思奮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以議爲王安石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目曰公輩坐不讀書爾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皋夔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後與安石議論多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者求去抃上疏言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

利之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得小而失大非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也言入卽求去不許是歲復申前請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抃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皆驕聚爲惡抃知其意擇重犯者率出配他州惡黨相率遁去未幾徙青州用其樸厚臨以清淨青人便之時山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川來至境遇風退飛墜水而盡〔案〕長編卷二百十二三年四月己卯日抃知杭州續宋編年資治通鑑於二月連及之因文與長編少異姑存此

三月壬辰朔曾公亮陳升之皆稱疾在告與王安石爭青苗錢不勝故也

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東都事略曾公亮傳云初薦王安石可大用神宗以安石參知政事公亮乃陰助安石安石置條例司更張眾事公亮一切聽之於是神宗益信任而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言安石厲聲與之往反於是言者亦以安石爲專而公亮不與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

樞密副使韓絳與文彥博呂公弼爭議揀退禁軍彥博公弼曾言

其不便上命且依舊制是日絳亦稱疾在告

甲午司馬光移書王安石請罷條例司及常平使者安石得書大慚欲怒則不敢答書但言道不同而已書凡三返

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傳家集熙甯三年二月二十七日與王介甫書云光居常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爲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媿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爲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則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朞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亦嘗聞其言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日譽

亦德所贊功業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爲獨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爲介甫一一陳之今天下之人惡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爲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爲思得古人所未嘗爲者而爲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鄙之以爲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末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催民是虐以飲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圓視衒鬻爭進各鬭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別出新意以自爲功名耳此其爲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苗錢次欲使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

[illegible]之人附轉牀鼎騷攜百姓者炭是士大夫不服虞商
喪業誇讓沸賸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威以此也書日民
不夢亦惟在王公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
所若己誰而內之壽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己介甫亦富
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
攻也介甫而以為治衛而先旋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
更以為王政而力行之謠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
斂民錢屬市儒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
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
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懼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
不可須與離故孔子日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
之思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介賢者過之不肯
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
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
過閑公與孔子用公孔子亦未嘗無過未嘗無歸介甫
雖大賢於鬻公孔子則有聞矣令乃自以為我之所見
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
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諸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疏
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合名之施四遠難矣夫
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
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產毀鄉校子產曰其所
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
毀之遺子馮為楚合尹有寵於遺子者人人皆無條而
多馬申叔聚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遠子懼辭入人者

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日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
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
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諤諤吾是以
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鄭文終侯相漢有書過
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羣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
事屬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帷董幼宰參書七年
敝有不至至於十及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顯諫日
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使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令有
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
贖所求皆足忽一旦盡以身親欲其役不復付任形疲
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
法也孔明謝之及鄙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
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
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
公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
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
子者所以能功名成亡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也若
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尚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
前世之載固不倏光言而知之矣孔予稱有一言而可
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鈇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
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徂
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
不少降辭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賓客僚屬謁見論
事則唯希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

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
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寬容如此而
介甫拒諫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
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
者也光昔者從介甫游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
子與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
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
曰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
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爲民父母也今介甫爲政首
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
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
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
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
者失之又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靜而民自正我無事
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
介甫爲政盡變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
之成者毀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
自朝廷下及田野內起京師外周四境士吏兵農工商
僭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
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棄其
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
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府

光竊惟居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報故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介甫爲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羣臣無能及者動靜取舍唯介甫之爲信介甫曰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損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舍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曰周爰咨諏介甫得光書儻未賜棄擲幸與識信之士謀其可否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爲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爲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

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又三月三日與王介甫第二書云光以荷眘之入誠不忍祝天下之讓論洵洵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尉温厚雖未背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兄見君子寬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甚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謝殊爲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過也傳日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散錢與之交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內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將息錢役發久言利者見前人以衆數得姧官後來者必競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日民産既將小値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如其不爲過論也當是之時願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又與王介甫第三書云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論益知不見棄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捷夫議法度以接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書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焉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

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援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賖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說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說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贊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蓋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違者盤庚不忍脅以威刑故勤勞曉解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盡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已志也光豈勸介甫以不恤國事而同裕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言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怨其狂愚不宜安石答書見臨川集者僅一通餘不載他無所考據臨川集答云安石啟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遊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親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怨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安石則以謂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

為征利罰邪說難壬人不為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上乃欲變此而安石不量敵之眾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眾何為而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己盤庚不為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為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日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為而己則非某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文案此答當在溫公第二書之後第三書之前蓋第三書文義皆與此答相鍼對辭二答書臨川集未載俟考范鎮言自古以來未有天子而開課場者王安石曰鎮所言若非陛下略見周禮有此豈不必為媿恥案原本脫陛下至媿恥十三字今據太平治迹統類補陳升之案此上亦僅存一之字今據補以老母乞罷上固留之升之退上諭安石曰若聽升之罷去人言又必紛紛安石曰升之意有何言上曰意以鬱鬱不樂但不言耳安石曰臣與曾公亮陳升之議事多有不同臣固不敢曲從自來參知政事

多宰相所引惟宰相得議事參知政事唯諾而已歐陽修當時有所異同然終不能奪韓琦所爲臣備位中書吏人皆在駭以爲不當如此曾公亮陳升之固習近事不能平臣亦屢與人言臣於上前論議雖上有所指揮不當亦未嘗敢阿順豈容阿同列察臣所以事上即同列亦可以怨臣本心矣上曰卿既任事豈苟順人情也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乙未制置三司條例司言羣臣數言常平新法不便令畫一申明使知法意令或以錢斛抑配與人或利在易爲催納專貸與物力高强戶或留滯百姓不爲及時給納故縱公吏乞取致百姓枉有糜費或不量民物力給與錢斛太多致難催納或不能關防辨察令浮浪之人

為一保冒請官物致難催納或拖延不為及時催納欲部非理科校公人百姓之類自是州縣官吏弛慢因緣爲姦不可歸咎於法乞今逐路安撫轉運提點刑獄提舉官覺察依條施行命官具案取旨重行黜罰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官失於覺察致朝廷察訪得實亦當量罪節行朝典從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條例司奏轉疏駁韓琦所言皆安石自爲之紀事本末卷六十三既而琦又言案韓魏公家傳公既上章乞罷青苗法條例司復疏難須下公亦再上疏辨曰臣近以河北路差官置司春夏放青苗錢與鄉村坊郭人戶明取三分之利每保須要第三等以上有物力人充甲頭督促峻責逐縣支使有傷圖體一路官吏上下皆知不便而以制置條例司是大臣主領但人人腹非而不敢公言臣被遇三朝而又職當安撫實不忍雷同默默遂詳陳利害本末乞更加博訪若臣言不妄即乞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諸路提點刑獄臣條依常平舊法施行所冀陛下酒然開悟亟賜更改使天下鼓舞聖明不爲盛德之累老臣獻忠之心豈有

它也今準都進奏院牒卻蒙制置司以臣言皆爲不當〔案〕家傳此下有云條件疏駁乞申敕諸路及直令進奏官張士程指揮本院將奏論中書劄子頒行天下臣看詳制置司疏駁事件即將臣元奏要切之語多從刪去唯舉其大槩用偏辭曲爲沮難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案〕家傳此下有云上以歎閔將帥德下以言責天下之人將使無敢復言其非者臣不勝痛憤須至再有辨列欲望聖慈特抒親覽然後降付中書樞密院看詳及送御史臺集百官定議如臣所言不當即付從竄殛若是制置司處置乖方天下必受其弊即乞依臣前奏盡罷諸路提舉官只委提點刑獄臣僚依常平舊法施行以慰衆心〔案〕家傳下有云一臣前奏只元降敕語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公家無以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其第三等以上人戶更添數支給坊郭人戶有自己物業可充抵當願借人請官錢者依青

苗役支借不得過抵當物業價直之半且鄉村上三等
并坊郭有物業人戶乃從來兼併之家也今皆多得借
錢每得一貫即納一貫三百文則是官放息錢也與元
敕抑兼并積困之之意絕相違戾今制置條例司疏較
云言者以謂元降敕命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河北提
舉官乃令取息三分是與元敕絕相違戾失信於百姓
本司今按周禮泉府之官民之貸書取民息有至二十
而五圖事之財用取具焉令常平新法預依青苗價錢
但約熟時酌中物價若熟時物貴即許量減市價納錢
即是未定合納實數故河北提舉官則約束州縣若情
頤納錢不得過三分至於京西陝西等路提舉官則大
祇約束不得過二分而已比蓋爲量減時價指準未有
約定實數恐遇納時斛斗價何倍責州縣量減錢數不
多部致罰損百姓所以有此約束即非法外擅爲侵刻
也就諸路提舉官所納准河北所約分數最多然不過
三分之息定取三分之息若物價低平即有合納本色
不收其息或只收一二分息之時多少相藏比周禮貸
民取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近降指準又令諸路預依
價錢若過時價極貴亦不得過二分即比周禮所取尤
少首臣竊以既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利之理但漢
儒以去聖之遠解釋或有異同耳按周禮泉府掌市之
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
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鄭衆釋云書其價
揭著其物也不時買者謂急求者也抵故價也臣謂周

制民有貨在市而無人買或有積滯而妨民用者則官
以時價買之書其物價以示民若有急求則以官元買
價與之此所謂王道也經又云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
喪紀無過三月鄭眾釋賒貰也以祭祀喪紀故從官貰
買物唐賈公彥疏云賒與民不取利也經又云凡民之
貸與有司辨之以國服爲之息鄭眾釋云貸者謂從官
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
也此所謂王道也而鄭康成釋云以其於國服事之稅
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朞出息五
百臣謂周禮國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
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
林自然所生非人力所作故稅重康成乃約此法謂從
官貸錢若受園廛之地貸錢萬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因
而疏解謂近郊十一者萬錢朞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
三者萬錢朞出息一千五百爾猶縣都之民萬錢朞出
息二千臣謂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
百也然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
之內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年終又令納利二
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之地歲令出息四千也周
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利商過周禮一倍
則制置司所言比周禮貸取民息立定分數已不爲多
亦是欺周聖聽自謂天下之人皆不能辨也且今古異
制責於便時周禮所載有不可施於今者其事非一若
謂泉府一職令可施行則上言以官錢買在市不售及

民閒取利已厚傷農已深柰何更引周禮國服為息之
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汚
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痛哭也又制置司所
云提舉官約束州縣納錢不得遇三分二分盡為量減
時價指擇未有約定時數恐遇納時解斗價例倍責州
縣量識錢數不多部致循損百姓若物價低平即合納
本色不收其息臣亦謂此論之不貧也綠小麥最為不
爾停蓄之物自來常乎糴不糴蓋恐積留損壞今放諸
路兩雪及時二麥有望麥價必賤提舉官必不肯令人
戶送納本色蓋納下本色則無由變轉若於轉運司兄
換價錢則諸處軍糧支麥絕少必雖免換既難兌換則
占量本錢下科部無錢散與人戶臣以此知制置司與
提舉官本無合人戶送納解斗之意敢閒此許納見錢
一門將來只令言人戶情願送納本色則人戶須至糴
麥納錢豈不族害百姓雖陛下早倍臣言一制置司云
言青以為三等戶及坊郭有物力戶即從來兼并之家
令乃立定貫所許之貸借郎非抵兼並之意又可北提
舉官每保須要上二等戶一名即上等人戶必不願請
官吏既防貧戶不能送納豈免差充甲頭以備代時又
河北提舉官乃峻責州縣如人不願請領郎結罪申報
若選官曉論人戶部情願請領即當別作行遣若選官
曉論苟免据拾豈無貧下浮浪願請之人或須行散既
本司今按鄉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業戶內亦有闕之
之人就人取債豈皆是兼并之家令貸貧民有餘則以

依此等人戶免令就私家取一倍之息乃是元敕抑兼并之意河北提舉官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一名者蓋為關防浮浪之人請去將來難為催納若有上等戶肯與同保即非浮浪之人自不須憂難為催納若無上三等戶肯與同保即自依準提舉官公文不許支俵何須更行散配若謂上三等必不肯請領須是恭作甲頭郎自是抑勒句違前法況今年開封諸縣已經依散甚有上三等戶請願請領即非官吏抑勘以近驗遠事理可知至於提舉司約京官吏知無人情願請領即結罪申報別選官曉諭乃只是關防匠術避專壞法之人即非迫督官吏須令抑配百姓若提舉官急於功利諷令州縣抑配與入鄉諸路各有安無轉運提刑其為朝差委任皆在提舉之上若有州縣官員故欲竊懷新法曲尚提舉官抑勒百姓自當糾舉依法施行并具事狀間奏豈宜門官吏遺法之故遂欲發法臣竊以鄉村上三等及坊郭有物業人戶非臣獨知是從來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其抑也今剩置司以為不是兼并之家者只要多散青苗錢與之而得利亦多也其加元降敕意本務拯濟困之部將錢放與此等人戶則天下明知朝定專以取利為意實為國體制置司若謂周官有貸民之法取之以道於埋無嫌則令兼弁之家例開賓庫置課場若恐取民倍息以傷貧細則所在皆可官自開置以抑兼并然自前世以來惡其太近良創不忍為之今青苗錢一事無近於此乎又云每保須要上三等戶二名者蓋

闕防浮浪之人請去難爲催納此則抑勤之勢不待臣
言而自明矣又云若謂上三等人戶必不肯請領須至
差作甲頭卽自是抑勒有違前法此又殊不察事勢人
情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且青苗之法內有大臣力主事
在必行外有專差之官唯以散多爲職辨州縣官吏往
往變非勒而爲情驟者蓋事勢不得不懼而人情不得
不從也監司之官其於事勢人情亦何異此九重高遠
豈得盡知唯陛下早賜辨察一置制司云言者以爲躬
行節斂常節浮費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與利之臣四
出以致使遠近之疑本司今按先王之政未嘗不以食
貨爲始張官置吏大抵多爲農事也近世以來農人尤
爲困苦若朝廷但有循役加之初無歲時補助之法近
自京畿陂防溝洫多有不治乃至都城側近縣地數百
里東爲汚萊父子夫婦流離失業四方遐僻不可罔知
一于水旱則饑死者相枕藉而流移者塡道路如前歲
河北一錢不免漕江淮之米以救之然於人之流亡饑
殍木有補也至於非汎用度或不免就等第人戶遁借
錢物百姓典責田產物業以供暴令此亦可謂國用之
矣至於差役困苦農民使之失職則士大夫之所共見
不待論說而後可知故陛下卽位詔書丁甯以務農理
財免人役爲政事之急誠方今宜要爲在此也今置提
舉常平廣惠倉官兼管幹農田水利差役事者凡以爲
此而已固非使之股削百姓以佐人主私費亦豈得謂
之與利之臣而以爲致遠近之疑臣詳制置司所言提

舉常平倉官員不是興利之臣今既明舉貸錢取利之
法謂取之以道於理無嫌則非與利而何至於東南所
差均輸之官亦皆與利之臣也且西川四路鄉村民多
大姓每一所有客戶勸是三五百家賴衣食貸借聊以
爲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錢與之則客與主戶處
從來借貸既不可免又須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它大
姓則固不願請領苗錢又廣南更西路土廣人稀水鄉
之俗糧足生計令亦置官司貸錢取利故於遠民犬爲
不便豈得不謂之以致遠近之疑也圖家幅員至賣一
方之有水旱時所不兒然朝廷求嘗不假貸糧種盡抜
荒之政以濟郎之故得饑饑者復蘇流清者復安自租
宗以來可謂仁政光治矣而求嘗留就等第人戶處遷
借錢物陛是英宗皇帝反陛下郎位之初天下各有優
貴朝廷自京師應副未及聞有三兩路州單曾於坊郭
富民處權暫支借者然亦及將輩還今制買可指爲暴
令以願布天下是唯知主張青畝之法而不願毀讓之
甚誠可騷下唯陛下早賜省察一制置司云言者以爲
坊郭人戶既無青苗不可貸借本可令抜常平舊法亦
糶與坊郭之人今苦法散農民有餘仍不許坊郭之人
貸借是令常平有滯積餘蕩而坊郭之人得下被張救
之絕之恩也爲禮故貸民之法卸無都邑郡野之限令
斯法乃約周禮太平已試之法郎非專用陝西青苗條
貫臣詳制置司此說尤爲不實蓋自來常平倉遇歲年
不稔物價稍高合減元價出糶之時其鄉村則遂處多

下諸縣取逐鄉近下等第戶姓名印給圓子令收執赴
倉每戶糴與三合或兩石以來所是坊郭則每日零細
糴與浮居人戶每口五升或一斛以來故民受實惠甚
濟飢乏鄉未曾見坊郭有物業人戶乃來零糴常平倉
斛斗者此蓋制置司以青苗爲名欲剩借錢與坊郭有
物業之人以望得利之多假稱周體太平已試之法以
爲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深詳其妄一
臣近準員定府路安撫使司公文稱準河北都轉運常
平廣惠倉司牒員定府準制置係例司劄子據河北都
轉運常平廣惠倉司伏準朝旨於內藏庫支到山東綃
二十萬只充常平本錢尋分擘與諸州縣發賣必是破
貨不丁欲將得分作兩等上等每匹作一買三百五十
文省夫等每匹作一貫三百文省召人戶情賑依青苗
見錢法請須仰更切相度如依減定價例委是人戶情
頤耶依所申施行加坊郭人戶情賑請領者亦聽常平
司差帖縣侍隸承丙稱自京搬來綃二十萬匹唯有員
定府未留差人赴恩州請搬帖康承丙疾速往員定府
管下縣分脩行催促火急和雇傳乘赴恩州請搬趁時
支俵勸曾員定府於恩州支下綃三萬匹雖未搬到緣
係準備充秋科寺苗價錢鄉不闕錢支用若更差促臣
下州府縣分催促支散及取索文字深屬張皇騷擾牒
臣本司請照曾者臣送備錄闕奏庶朝廷見其爲害之
深乞察臣前奏散青苗錢不便事理早賜施行卻準中
書劄子奉聖旨康承丙元係皮公粥等乞差充差使幹

當兼累降指揮令提刑司常切覺察所散青苗錢召人戶情願不得抑勒或有抑配俵散便合止絕當職官員具姓名聞奏劄與臣知青臣勘會轉運司昨將山東絹配賣與諸州軍坊郭等第人戶每一匹估錢一貫五百三十文至一貫六百文以來限半年納錢倚猶近下等第人戶有破賣家財方能賒賠送納了當者今常平下提舉官將山東絹二十萬匹上等者作一貫三百五十文每一貫取利二分每匹已是一貫六百五十文省下等者每匹作一貫三百文并利亦是一貫六百文省並隨稅只是百餘日省限納足與轉運司配賣與坊郭人戶價例全不相遠即於農民豈不爲害更差使臣督迫支法公文內動是火急之言則州縣小官唯是應命苟免罪咨將抑配以爲情願何處更可辨明且制置三司條例司雖大臣主領然終是定奪之所今將絹二十萬匹直行指揮許散與鄉村人戶依青苗法納錢及令坊郭人戶願請者亦聽則自來未見有定奪之司事不關中書樞密院不奉聖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則是中書外又有一中書也然中書凡事亦須進呈或候畫可方敢施行未嘗直便處分唯陛下察其專也如此則在外守職臣僚其誰敢不稟從望早賜辨察事歸政府庶於國體爲便

上閱琦奏引周禮賒記無過三月等語安石駁此乃賒買官物非稱貸也上曰此必強至所爲至與曾公亮

姻逆安石曰至亦趙抃親家至錢唐人時爲大名府路機宜故上疑至爲之羣臣言常平章疏上悉以付安石安石復言於上曰章疏惟韓琦有可辨餘人絕不盡理不必辨也上然之

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又卷六十八〔案〕徐乾學通鑑後編云條例司駁韓琦所言安石令曾布爲之琦再論列不報文彥博亦以青苗之害爲言帝曰吾遣中使親問民聞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乎先是安石嘗與入內副都知張若水藍元震交結帝遣使潛察府界俵錢事適命二人二人還極言民情深願無抑配者故帝信之不疑〔案〕魏公家傳載奏疏其上有云八月公既上章與此異月

丙申右正言李常言王安石以文學名世行義得君乃不本仁以出號令考義以利財賦而乃佐陛下爲此病民斂怨之術曾公亮陳升之皆位冠百僚身輔大政首鼠竊譏留擬職守諫官或以執事隔絕或陰竊符同四

海萬里蒙毒莫訴臣於安石雖有故舊之義苟懷私而不言誰復爲朝廷言者中丞呂公著極論其不可乞檢會臣累奏施行張戩言天下之論難掩至公在於聖明動必循理無適無莫義之與比建議謂便而施行之今已知有害而改罷之是順天下之心成天下之務也昔非今是何憚改爲案宋史道學傳戩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爲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繼續而來芽蘖漸盛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姦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

監察御史裏行程顥言案明道文集論新法疏云臣近累上言乞罷預俵青苗利息及汰去提舉官事朝夕以覬未蒙施行臣竊謂明者見於未形智者防於未亂況今日事理顯白易知若不因機急決持之愈堅必貽後悔悔而後改則爲害已多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蓋安危之本

在乎人情治亂之機係乎事始衆情睽乖則有言不信萬邦和協則有爲必成固不可以威力取强語言必勝而近日之所聞尤爲未便伏見制置司疏駁大臣之奏舉劾不奉之官徒使中外物情愈致驚駭是乃舉一偏而盡沮議因小事而先動衆心權其輕重未見其可案明道文集此下有云臣竊謂陛下固已燭見事體究知是非在聖心非吝改張由械臣倘持固必是致贊情大彰衆論益謹若徵遂行必難終濟伏望陛下奮神明之威斷審成敗之先機與其遂一失而廢萬方弱若沛大恩而新衆志汰使人之擾亟推去息之仁況糴糶之法兼備蓄之資自賫在朝廷未失成舉措使議論何名而沸贍伏乞檢會臣前所言早賜施行案明道文集又載論新法乞降責疏臣聞天下之理本諸易簡而行之以順道則事無不成故曰知者若禹之行木行其所無事捨而至於險阻則不足以言智矣蓋自古興治雖有專任獨決能就事功者未聞輔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國政異出名分不正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爲者也況於措置失宜沮廢公議一二大臣實大計用賤凌貴以邪妨正者乎凡此皆天下之理不宜有成而智者之所不可行者設令由此僥倖事小有成則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矧夫天

時未順地震連年四方人心日益搖動此皆陛下所當
御測天意俯察人事臣奉職不肯議論无補望允前奏
早賜
降責右正言孫覺言竊見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一文字
頒行天下曉諭官吏其凡有七至於論斂散出入之弊
將來陷失人所能知者皆置不論乃援引經義以傳會
先王之法與防微杜漸將以召怨貸禍者臣得直陳之
其條有三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覺疏其凡有七其條三文佚僅考宋史本傳云青苗法行首議者
謂周官泉府以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
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不
可徒與也故以國服爲之息然國服之息說者不明鄭
康成釋經乃引王莽計贏受息無過歲什一爲據不應
尚公取息重於莽時況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
以抑末作也今以農民乏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
征之可乎國事取具蓋謂泉府所領若市之不售貨之
滯於民用者買有予并賒貸之法而舉之儒專取其於
泉存則冢宰九賦將安用耶聖世宜講求先王之法不
當取疑文虛說以潤治今老臣疏外而不見聽輔臣遷
延而不號賦門下執正而不行諫官請皋而求去臣竊
惡終邪之人結黨連伍乘眾情之洶洶動搖朝廷釣直

[illegible]於是進呈孫覺疏王安石謂覺所言無理讀
不爲[illegible]止上曰人言何至如此安石曰自大臣以至
議[illegible]臣有異則人言紛紛如何足怪趙抃曰苟人情不
允朝大臣主之亦不免人言如濮王事也王安石曰先
帝詔書明言濮安懿王之子不稱濮安懿王爲考此是
何理以上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卷六十八人有所生父母所養父母皆稱
父母雖閭巷亦不以爲疑而兩制臺諫乃欲令先帝稱
濮安懿王爲皇伯歐陽修笑其無理故眾怒而攻之此
豈是正論司馬光爲奏議乃言仁宗令陛下被袞服冕
世世子孫南面有天下豈得復顧其私親哉如此言則
是以得天下之故可以背棄其父悖理傷教孰甚於此
且禮爲人後者爲之子雖士大夫亦如此豈是以得天

下之故爲之子也司馬光嘗問臣臣以此告之并論以上嘗問及此事臣具如此對呂誨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原注二年四月十三日富弼言先朝稍遂言事者人遂罕敢言事上曰如臺諫言濮王事全無理王安石曰言濮王事雖非盡理然當時言者以爲當更追崇未已及罷稱皇亦以爲言有力當時言者雖未盡理於時事亦不爲無補紀事本末卷五十五原注按安石初對上所言則如此不一年即深詆臺諫謂安石不姦邪可乎因援取注此上曰宗室事何以不紛紛安石曰以兩府大臣共議故大臣無搖動者又陛下不疑故異論無從起上曰均輸事何以無人言安石曰人言甚少呂公著因江西事遂攻辯向而言辯向體量江西文字乃先至其言不效故其意沮折而不復敢爲誣妄常平事大臣固不悅但陛下初即位以爲

善政不敢異論然自初施行陰欲沮壞至於百端其後陛下每見提舉官上殿輒問新法便否人人知陛下意疑所以內外交結其爲誣罔也陳升之曰豈可使上不訪問羣臣此皆提舉官所在張大妄作故致人言耳安石曰提舉官到任不過數處若妄作只須有事實全無事實可說卽其言豈可聽信上又語及程顥疏安石曰顥至中書略諭以方鎭沮毀朝廷法令朝廷申明使知法意不得謂之疏駁大臣章奏顥乃言大臣論列事當包含此爲害利若不申明法意使中外具知則是縱使邪說誣民而令詔令本意更不明於天下如此則異議何由貼息原注詔及顥疏據朱本附見日錄在十四日乙巳新本削去上因論及臺諫官言不可失人心安石曰所謂得人心者以爲理義

理義者乃人心之所悅非獨人心至於天地鬼神亦然先王能使山川鬼神亦莫不寧者以行事有理義故也苟有理義卽周公致四國皆叛不爲失人心苟無理義卽王莽有數十萬人詣闕頌功德不爲得人心也原注日錄在三月四日乙未朱本附在五日丙申今從之他日安石與韓絳請上更曉諭臺諫無使紛紛上曰安得如許口頰與說上又諭安石令稍修改常平法以合衆論安石曰陛下方以道勝流俗與戰無異今少自卻卽坐爲流俗所勝矣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丁酉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八月癸亥詔江淮發遣湖北運司體量殿中丞直史館蘇軾居喪服除往復買販及令天章閣待制李師中供析照驗見軾妄冒差借兵卒事貿以陷侍御史知雜事謝景溫劾奏故也原注景溫劾軾已附注三月丁酉軾例當作州亦見彼注[案]原文及注今已俱佚

壬寅諫官孫覺見上論青苗事且言條例司駁韓琦疏

鎮返行下非陛下所以待勳舊大臣意賴韓琦樸忠固[illegible]無慮設當唐末五代藩鎮強盛時豈不爲國生事乎長編卷二百十熙寧三年四月戊辰上誤記覺言以爲公著言公著降知潁州事原注引公著家傳三月十一日王貢諫官孫覺見上云云輒入

甲辰呂公著屢奏乞罷提舉官案長編卷二百十熙寧三年四月戊辰辨公著對及琦疏之誤原注云公著自三月十三日不復對凡二十二日此奏當在十三日之前今不得其日姑附十三日甲辰下王安石讀至取大臣章奏疏駁巧爲辨說敷告天下上曰如此則韓琦安得不動心乎安石曰朝廷作有理之法今藩鎮逐條疏駁而執法乃不以爲非方鎮作無理章奏朝廷諄諄曉諭而執法乃爲之巧爲辨別郎非理之正言事官當逐辨論其非以開悟陛下之聽明可也今但言巧爲辨說而不見辨說之不當則其情

可見矣（紀事本末卷六十三卷六十八）上怪上下紛紛何至此安石曰陛下作法宰相搖之於上御史中丞搖之於下方鎮搖之於外而初無人與陛下為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則人情何為而不至此耶又讀至止令提點刑獄或轉運使管句安石曰比曾公亮亦有此奏陛下試思府界若無提舉官止有呂景則此法已不得行京西無提舉官止有提點刑獄則已言人皆不願請以此驗之則不設提舉官付之他司事必不舉矣上患官吏慢法而不奉行安石曰提舉官雖皁然以朝廷之命出使尙未敢按舉州縣不法即已紛紛然以為陵轢州縣言事官本當為朝廷守法乃更朋比流俗如此豈是正理上以為然（紀事本末卷六十八）

戊申安石獨對上曰陛下知今日所以紛紛否上曰此由朕置臺諫非其人安石曰陛下遇羣臣無術數失事機別置臺諫官恐但如今日措置亦不能免其紛紛也長編卷二百十謝景溫舉御史條載先是安石獨對上云云一段原注云此安石三月十六對上語今據原文輯此

丁未長編卷二百十八熙寧三年十二月壬申中書言司農定保甲條例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又長編卷二百三十六熙寧五年閏七月辛酉安石謂本爲保甲故中書預議若止作保甲故中書預議若止欲作義勇強壯郎合令樞院取旨原注云三年三月十七日亦有此言案原文已佚

戊申案據宋史本紀補日范鎮罷通進銀臺司初鎮言韓琦奏中書自當施行不須下條例司及不當令李常分析封還詔書聖旨諭鎮行下數四猶不肯案宋史本傳云詔五下鎮執如初會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上許之鎮又封還詔書曰臣所陳

大抵與光相類而光追還新命則臣亦合加罪責上令
再送鎭行下鎭又封還曰陛下自除光爲樞密副使士
大夫交口相慶稱爲得人至於坊市細民莫不歡喜今
一旦追還告敕非惟詔命反汗實恐沮光讜論忠計上
不許以詔書直付光不復由銀臺司行下鎭言由臣不
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遂乞解銀臺司許之紀事本末卷六

十八

己亥案據畢沅通鑑補日上遣劉有方諭司馬光以光累有辭避
已行褒許爲銀臺司不行下詔令有方諭旨依舊供職
是日光入對於崇政殿因再拜謝上曰此命尚未罷也
朕特加卿卿何爲抗命不受光曰臣自知無力於朝廷
故不敢受抗命之罪小尸祿之罪大故也上曰卿受之

而擯斥則不爲尸祿矣光曰今朝廷所行皆與臣言相反臣豈得免爲尸祿之人上曰相反者何事光曰臣言條例司不當置又言不宜多遣使者外撓監司又言放青苗錢害民豈非相反上曰今士大夫洶洶皆爲此言卿爲侍從臣聞之不得不言於朕耳光曰不然嚮者初議臣在經筵與呂惠卿爭議論以爲果行之必致天下洶洶當時士大夫往往未知百姓則固未知非迫於浮議而言也上曰言者皆云法非不善但所遣非其人耳光曰以臣觀之法亦不善所遣亦非其人也上曰卿見元敕否光曰不見上曰元敕不令抑勒宿州強以陳小麥配民衢州留滯不散朝廷已令取勘違敕強民者朝廷固不容也光曰敕雖不令抑勒而所遣使者皆諷令

抑配如開封府界十七縣惟陳留姜潛張敕榜縣門及四門聽民自來請則給之卒無一人來請以此觀之十六縣恐皆不免於抑勒也上曰卿告敕尙在禁中朕欲再降出卿當受之勿復辭也光曰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且詔令數下而臣數拒違於臣之罪誠重於陛下威令亦爲不行上下俱有所損願陛下勿降出也上曰卿何必如此專徇虛名光對曰凡羣臣得爲兩府何異自地升天臣與其徇虛名孰若享實利顧不敢無功而受祿耳上曰卿所言皆非卿之職也光對曰臣惟恐受敕告則不能言職外之事今者不受爲貪陳國家之急務耳非爲身也上敦諭再三光再三固辭上曰當更思之

卷六十八

壬子上御集英殿賜進士第（案十朝綱要三月己卯御集英殿始策進士罷詩賦論三題）葉祖洽言祖宗多因循苟且陛下革而新之（案二句據紀事本末卷六十八增入）置第一軾奏欲別定等第上不許初軾為國子監考試官時二年八月也安石既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軾又嘗上疏曰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政皆不與治世同道又作擬進士對御試策上以軾所對策示王安石安石曰軾材亦高但所學不正今又以不得逞之故其言遂跌蕩至此請黜之曾公亮曰軾但

異論耳無可罪者他日安石又白上曰陛下何以不黜軾豈爲其才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箠扑使其貼服乃可用如軾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紲其不逞之心安肯爲陛下用且如軾輩者其才爲世用甚少爲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紀事本末卷六十八案續宋編年資治通鑑云上試葉祖洽等二百八十九人闗祖洽爲第一廷試策自此始編年備要云賜葉祖洽以下及諸科八百餘人及第出身有差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人只試論一道至是始罷三題始用策翌日試特奏名進士亦試策也自王安石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而信任之於是考官蘇軾發策云晉武帝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伯燕噲專任子之而滅事同而功異何也王安石見之不悅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爲二等覆考爲上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亂洽爲第一軾乃言陛下試士將求樸直之人而阿諛順旨李擢上第臣竊悲之是以不勝憤懣擬進士對御試策以進上以軾所對示安石曰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陛下何不黜軾豈以其才可惜乎譬如調惡馬須減芻秣加鞭箠

使其帖服乃可用陛下不可不察也薛應旂通鑑云初同知貢舉呂公著在貢院中密奏言天子臨軒策士而用詩賦非舉賢求治之道乞出自宸衷以咨訪治道至是上御集英殿試進士遂專用策賜葉祖洽以下三百人及第出身祖洽邵武人所對策專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一畢沅通鑑云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高等詳直者居下劉攽覆考悉反之李大臨蘇軾編排上官均第一葉祖洽第二陸佃第五帝令陳升之面讀均等策擢祖洽第一

丙辰右正言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孫覺降知廣德軍

案宋史本傳陳桱薛應旂畢沅通鑑俱云帝初即位覺爲右正言以言事忤帝意罷去王安石早與覺善將擢以爲助自知通州召還累改審刑院時呂惠卿用事帝問於覺對惠卿辨而有才以爲利之故帝曰朕亦疑之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有五國事之財用取焉覺條奏其妄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又案孫覺罷在元年八月太平治述統類適判越州不載知通州時月覺召還亦不得其日月

初曾公亮陳升之趙抃等皆以爲開封府界散常平錢實有抑配上遣覺出案其事覺喜奉行遂詔覺同開封府界

提點提舉官體量有無抑配以聞既而張戩言不當遣覺覺亦奏疏辭行謹案宋史本傳徐氏通鑑後編覺奏且言如陳留一縣前後榜令請錢卒無人至者故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與官中相交所有體量望賜寢罷上批覺上殿稱敢不虔奉詔命即日治行今乃反覆如此付中書問已而王安石猶獨對言直可黃降不須劾問初欲落修起居注令歸館供職安石謂不如與一州或軍上曰留覺在此必更鼓動流俗遂有廣德之命而體量官亦罷遣紀事本末卷六十三

詔審刑大理刑部詳議詳斷詳覆官初入以三年爲一任再任以三十月爲一任仍逐任理本資序其支賜都數比較逐官斷罪有無失錯稽違及較正刑名分三等第給之京朝官選人歷官二年以上無贓罪雖有餘犯而情非重害者許兩制刑法寺主判官諸路

監司同罪舉試刑名如無人舉試但歷任有舉主二人或監司以上止有一人皆聽乞試試日許齎所習文字就試每日試一場每場試案一道每道刑名約十件以上十五件以下並取舊斷案內挑揀罪犯攢合為案至五場止仍更問刑統大義五道其所斷案具補陳合用條貫如刑名擬處即於所斷案內聲說所試人斷案內刑名有失令試官逐場具錄曉示錯誤亦許試人再經試官投狀理訴改正其斷罪通數及八分以上須重罪刑名不失方為合格其考試關防並如試諸科法初議謀殺刑名上怪人多不曉者王安石曰刑名事誠少人習中書本不當與有司日論刑名但今有司既未得人而斷人罪不可不盡理上曰須與選擇數人曉刑名人

可也他日曾公亮在告上諭陳升之曰法官事不見將上學校事亦不見商量中書諸事都未有端緒曾公亮又已疾病相公方壯且勉力爲朝廷立事古人愛日與草木同盡誠可惜於是定議降詔試刑法官蓋始此紀事本末卷七十五案編年備要云九月命判大理崔台符等試刑法法官蓋始此陳桱通鑑云立試刑法及詳刑官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所以待諸科進士之不能業進士者畢沅通鑑云帝因安石議謀殺刑名罪學者不能通意遂立刑法科許有官無贖罪者試律令刑統大義斷案取其通曉者補刑法官又案陳說似義與此有異畢說爲合

李南公兼京西提舉常平事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八月辛巳嘉蜀二州不報提舉常平倉司文字原注三月二十五日李南公兼常平案今原文已佚就原注輯此宋史本傳熙甯中提舉京西常平長編原注無京西二字據朱史補

己未上諭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朝廷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

卹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已別作策問矣安石曰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惟言之從豈是不卹人言固有不足卹者苟當於義理則人言何足卹故傳稱禮義不愆何卹於人言鄭莊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亂乃詩所刺則以人言為不足卹未過也至於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紀事本末卷五十九

國子監直講王汝翼辭條例司詳

文字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爲詳檢文字在二年九月辛未

是月上謂安石韓絳曰淤田不協力者卿知其故乎安石曰不知上曰都水所沮壞者以侵其職事爾安石曰若都水無意沮事則固不當侵其職也必欲任屬當以楊汲爲都水監然汲未經試用陛下能使臺諫無議論否上曰用新法權理資序有何不可汲豈不愈於王荀龍安石曰若用汲使爲之屬亦不能獨濟蓋每事稟於沈立張鞏汲何能辨集別爲一司則畏其沮壞長編卷二百十四熙甯三年楊汲兼都水原注三年三月上謂安石云云據以輯入

詔令提點鑄錢制置解鹽等臣僚各具財用利害奏聞紀事本末卷七十六

詔併龍猛八指揮爲六舊三百五十八人爲額自康定慶厤以來諸軍開有併廢至熙甯初大整軍額有就而合者

如龍衛三十九指揮併爲二十有以全部付隸者宣威併入威猛廣捷而宣威廢罷契丹直撥入神騎而契丹直廢罷有併營而增額如宣武二十指揮四百人額併爲十二指揮五百人爲額有就而易名者如驍猛四指揮以第四一指揮改充驍雄存三指揮自是部伍整肅無有名存而實闕者紀事本末卷六十六案馬氏端臨文獻通考卷一百五十三先是軍營皆有額皇祐間馬軍滿四百步軍滿五百人爲一營承平日久兵制寖弛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三百既不成部分而將校費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敢少損帝患之乃詔并廢諸營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乃首銷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傔從廩給外給一歲所省爲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碩紬絹三十萬匹布三萬備馬藁二百萬漸事若此邦財可勝用哉初帝議并營大臣皆以爲兵騎已久遷併之必召亂帝不聽王安石贊帝力行熙甯至元豐歲有廢并甚衆王鞏甲申雜記云祖宗舊制後殿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

統制親事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內指揮人料錢五百
文熙甯中併馬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
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御史裏行程顥言以不行乞罷
除京西提刑辭不受先是程顥嘗與孫莘老於上前
言青苗事不便又嘗與介甫言管仲猶能言出令當
如流水以順民心令參政苦要做不順心事何耶介
甫言道此則成賢誠意時張天祺於中書大悖介甫
介甫怒遂以力爭於上前上爲之一一聽用從此黨
分矣莘老受約來而不肯行遂坐貶顥遂待罪既而
除京西提刑顥復求對見上上曰有甚文字顥曰今
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復何用欵去而上
問者再四顥曰陛下不宜輕用兵朝廷羣臣無能任
事者案十朝綱要三月諫官孫覺御史程顥皆坐論
新法不便覺出知廣德軍顥提舉京西刑獄宋史本
紀作五月乙則考長編五月事俱存不載此文明非
五月宋史本紀恐誤編年通鑑脫書三月今依綱要
附錄於此又案明道文集辭提刑疏云臣伏蒙恩差
權京西路提刑已歷懇誠不敢祇受願從竊論曰冀
允前不避煩瀆輒再陳請臣出自允散過蒙陛下拔
擢眞在言責伏自供職以來每有論列雖加以發國
愛君爲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爲事陛下克其愚直每
加優容故嘗指陳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當自聖
則未嘗爲詔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敢爲阿
纂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仰賜照然

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七

仁和張大昌輯注

臣學術勇略智識闕蔑從有捧上之心曾徹回天之
力近以力陳奇政之失併論大臣之非不能禪補聖
明是臣贖廢職業既已抗章自劾屏居俟命壹意刑
書未正而恩輿過頌使臣祖如廉屬必不敢豢恥顧
就如或見利忘義醜而受之陛下有臣如此亦將安
用況臺諫之任朝延紀綱所憑使不以言之是非皆
得進職而去臣恐紀綱自此弛廢臣雖無狀敢以死
請伏望陛下開自日之熙屬嚴霜之刑按論荒瞰實
所廿分集中注云疏上上謂安石日人情如此紛紛
柰何安石日陳襄程顥事術呂公著都無助陛下爲
治之實今當邪說紛紛之時乃用襄知剖詰顯提黜
刑獄人稱其平正此輩小人若附公著得行其志則
天下之利皆歸之既不得志又不失陛下獎用何爲
皆退聽而不爲善乃以爲僉書纘甯軍節度使判官
事